盛唐風

NO.277

03

2026

文学双月刊

武當風

NO.277

主管：中共十堰市委宣传部
主办：十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问：汤红兵
编委：李占富　李　葵　庹明生　程　臻
高阳萍　黄新霞　罗　丹　王　林
邵义光　李永涛　李发山　赵伯贤
赵　虹　凌智民　操建华　高凌云
潘海波

主　　编：李占富
副 主 编：庹明生
责任编辑：柯又嘉

特邀编辑：潘能军　段吉雄　牛少博　毛培斌
封面作品：肖玉平《溪城茶园》

地址：十堰市政务服务中心
邮编：442000
电话：0719-8109675
投稿信箱：wdwx163@163.com
印刷：十堰市东赢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时间：2026 年 6 月
印数：2500 本
法律顾问：湖北延津律师事务所　郭书兵

赠阅范围

◆ 省文联、省各文艺家协会，
全省各地市州文联及部分刊物编辑部；
◆ 北京市及其区县文联、作协；
◆ 市直有关单位及部门负责人；
◆ 全市各文艺家协会，各县市区文联、作协，骨干作者。

“武当山茶”杯全国征文评选结果

一等奖（1 件）

散文 /《那棵茶树》　作者 / 叶忠春（湖北）

二等奖（3 件）

诗歌 /《武当山茶十二帖》　作者 / 陈斌（浙江）

散文 /《水北上，茶南下》　作者 / 钟海佳（广东）

散文 /《龙王垭上茶香长》　作者 / 叶翠青（浙江）

三等奖（5 件）

散文 /《一缕清气，一缕茶香》　作者 / 陈喜（广东）

报告文学 /《武当山下茶香远》　作者 / 邹彩芹（江苏）

散文 /《妈妈喊我回家摘茶叶》　作者 / 罗锦华（湖北）

诗歌 /《掌中武当》　作者 / 卢求丰（浙江）

散文 /《看一片茶叶娉娉婷婷》　作者 / 谢臣仁（四川）

优秀奖（10 件）

报告文学 /《一片叶子的信仰》　作者 / 王超亿（湖北）

诗歌 /《叶脉里的山河志》　作者 / 周洪明（四川）

报告文学 /《茶兴十堰，叶润民生》　作者 / 李庆保（河南）

诗歌 /《武当山茶：八百里隐喻》　作者 / 刘忠升（河北）

散文 /《骞林茶》　作者 / 廖东平（广东）

诗歌 /《五色茶经》　作者 / 李静（安徽）

散文 /《云中有位采茶人》　作者 / 王蕾晴（吉林）

诗歌 /《循着一枚叶子的脉络》　作者 / 薛培新（浙江）

散文 /《我与武当山茶三重情》　作者 / 阚韶辉（浙江）

诗歌 /《武当山茶·五行组诗》　作者 / 陈俊泽（湖北）

目录

散文

那棵茶树 / 叶忠春 …… 006
水北上，茶南下 / 钟海佳 …… 012
龙王垭上茶香长 / 叶翠青 …… 017
一缕清气，一缕茶香 / 陈喜 …… 022
妈妈喊我回家摘茶叶 / 罗锦华 …… 026
看一片茶叶娉娉婷婷 / 谢臣仁 …… 031
骞林茶 / 廖东平 …… 035
云中有位采茶人 / 王蕾晴 …… 038
我与武当山茶三重情 / 阚韶辉 …… 042

诗歌

武当山茶十二帖（组诗）/陈斌……047
掌中武当（组诗）/卢求丰……052
叶脉里的山河志/周洪明……055
武当山茶：八百里隐喻/刘忠升……058
五色茶经/李静……061
循着一枚叶子的脉络/薛培新……063
武当山茶·五行组诗/陈俊泽……066

报告文学

武当山下茶香远
——湖北十堰『武当山茶』产业发展纪实/邹彩芹……068
一片叶子的信仰
——武当山茶的时代叙事/王超亿……079
茶兴十堰 叶润民生
——武当山茶的千年蝶变与时代华章/李庆保……086

那棵茶树

◇叶忠春

爷爷这辈子，一天不吃饭行，一天不喝茶不行。

这话是爷爷自己说的。奶奶在世时也常拿这话打趣他，说他是“茶篓子”，肚中无茶心就慌。奶奶走了近二十年，这话倒传下来了，成了爷爷身上摘不掉的标签。

2010 年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规模外迁移民启动。孙家湾村在武当山下，祖辈住了五代人。爷爷八十一了，从没离开过。

搬迁定在十一月。政策规定得清清楚楚：家具能带，农具能带，但树木一律不准带走。父亲是个老实人，一条条记在本子上，回来跟爷爷转述。

爷爷正蹲在前院那棵老茶树跟前。那树是爷爷的爷爷种下的，少说六七十年了。树不算高，但主干粗实，树冠撑开来像一把大伞。夏天一家人在树下乘凉，冬天爷爷用稻草把树干裹起来防冻。每年谷雨前后，爷爷踩着梯子上去采茶，采下来的青叶铺在竹匾上，满院子都是清苦的香。

“茶树要带走。”爷爷说。

父亲为难：“爹，政策不让带树木。”

“不让带，我就不上车。”

父亲的脸黑得像锅底，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抽烟。母亲在厨房急得直跺脚：“这老头，咋跟个娃子似的。”末了还是母亲心软了，“他爹，你去跟村干部说说吧？咱们少带点别的，算是换这一棵树。”

两天后，嘴上起了泡的父亲回来跟爷爷说：“爹，上面特批了，茶树能带。”

挖树那天，爷爷亲自操锹。十一月的天，他只穿一件单衣，围着茶树一圈一圈往下挖。父亲要帮忙，他推开；母亲端水来，他不喝。挖了整整一个上午，主根完整地保留下来，根部的土球用草绳捆得结结实实。

从孙家湾到荆州市江陵县滩桥镇江北农场 4 号安置点，三百多公里。到了新家，爷爷顾不上歇脚，先找地方栽树。新家的院子比老家窄，他选了朝南的墙角。父亲帮着挖坑、扶树、培土，爷爷浇水。天擦黑时栽好了，母亲喊吃饭，爷爷还蹲在树跟前，不肯起来。

那年冬天格外冷。江汉平原的风毫无遮挡地灌进院子。爷爷用塑料布和稻草把树干缠了一层又一层，又搭了挡风棚。有时夜里风太大，爷爷不放心，就要起来看几次。

父亲担心他着凉，劝他别出去，爷爷不听：“几十年的树挪了窝，脚下的土都没暖热，再不好好照护着心就冷了。”

整个冬天，爷爷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茶树下的藤椅上，看着默不作声的老茶树，偶尔伸手摸摸粗糙的树皮，像摸一个老朋友的肩膀。

开春了，别的院子里杏花开了，桃花开了，爷爷移栽的那棵茶树一点动静都没有。叶子干巴巴的，用手轻轻一摸就掉了。父亲拿剪刀

试着剪了一小截枝头，木质发黑，没有一丝青色。

母亲悄悄跟父亲说："茶树好像死了。"

当地一位姓周的大爷来串门，看了看茶树，摇摇头："老孙啊，这树怕是难活。十一月份移栽，反了季节。再说咱们这儿的地跟你们武当山不一样，黏土，水气重，茶树喜欢砂壤土，两码事。"

爷爷不吭声。他依然每天坐到树下。枯树有什么好看的？没人懂他。父亲劝过两次，爷爷不理，父亲也就不再说了。

春天过去了。夏天也过去了。茶树的枝干彻底干透，风一吹，残存的几片枯叶打着旋儿落下来，枝丫光秃秃地戳着天，没有一点活气。

九月底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起来做早饭，看见爷爷站在茶树下一动不动。饭做好，爷爷还在树下站着，喊他吃饭也不应。母亲吓了一跳，走近一看——

爷爷的腰板挺得笔直，眼睛直直地盯着树根部的地面。

泥土裂开一道细缝，两寸来高的嫩芽，翠绿翠绿的，从枯树根部钻了出来。晨光打在嫩芽上，露水晶亮。

母亲愣了片刻，转身冲屋里喊："他爹！快出来看！"

父亲趿拉着鞋跑出来，蹲下去拨开泥土——嫩芽是从老树的主根上发出来的。

"在土里攒了两季的劲，到现在才拱出来。"爷爷说这句话的时候板着脸，但谁都看得出来，他特别高兴。

消息传得快，左邻右舍都来看稀奇。周大爷围着树转了三圈，嘴里啧啧称奇："邪了门了，枯树还能发新芽？老孙，你这树成精了吧？"

爷爷摆摆手："啥精不精的，树活不活看根。根活着，自然要长芽。"

新茶树头三年以养为主，不能采茶。爷爷那几年不怎么喝茶。

父亲托老家的亲戚寄过几次武当山的茶叶来，爷爷喝是喝，但喝得不多，总说：“不是自家树上的，差那么点意思。”

母亲背地里跟父亲嘀咕：“啥意思不意思的？就是倔。”

第四年春天，新茶树终于像点样子了。爷爷头一次戴上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掐了一小篮嫩芽，拿回家自己炒。铁锅烧热，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爷爷的手在滚烫的锅底翻飞，满屋子都是那股熟悉的清苦香气。揉捻、晒干，每一道工序都不马虎。

做出来的茶叶，装不满一个罐头瓶。

爷爷把茶叶分成一小包一小包，东家送一点，西家送一点。安置点的邻居大多是孙家湾的老乡，也都好这一口茶。爷爷逢人就说：“尝尝，这是咱家那棵老茶树产的。”说这话时，爷爷眉飞色舞。

爷爷给周大爷也送了一小包。周大爷将茶叶凑在鼻尖闻了闻，说：“嗯，是不一样喔！”

茶叶送出去十之八九，罐头瓶子里只剩下个底儿。爷爷一早一晚爱揭开瓶盖闻味儿，偶尔在午后捏一小撮泡上，反复冲水，喝到晚上还舍不得倒。父亲劝不了他，就给在深圳打工的我打电话。我打电话回去劝爷爷茶叶别泡那么久，不健康。爷爷说：“你娃子知道个啥？隔夜的茶不能喝，那是说新茶。老树茶不一样，隔夜的茶水能清心明目。”

2018 年春，我辞了深圳的工作，报考丹江口市的事业编。去考试之前，我先到荆州看望爷爷。

爷爷那年八十九了，耳朵有些背，但精神头还不错。听我说辞职报考，他连说了三个“好”字。我说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呢，他说：“你

回来就是考上了。”

我说不清这个逻辑，但爷爷说得斩钉截铁。

临走那天早晨，爷爷塞给我一个很小的塑料袋。打开一看，是茶叶，最多十来片，每一片都完整，看得出是精挑细选过的。

“爷爷，我不喝茶。”我说。二十多年来，我从没正经喝过一杯茶。

“今年新茶，”爷爷说，“你考试的时候，嘴里含一片茶叶，清神醒脑。”

我把塑料袋揣进口袋。

笔试前的那天晚上，我莫名其妙地紧张，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昏脑涨。在考场门口检查物品时，手碰到了那个塑料袋，想起爷爷的话，捏了一片茶叶含在嘴里。

苦涩的味道在舌尖化开，紧接着一股清冽的回甘，从喉咙蹿到头顶。脑子确实清醒了不少。

笔试成绩出来，我排第三，勉强进了面试。

心神不定，我又去了荆州。

爷爷问：“你在深圳每年面试那么多人，换成别人面试你，你就怂了？”

我被他说得一愣。

“面试之前，先嚼一片茶叶咽下去，”爷爷说，“考官问什么，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面试那天，我照做了。茶叶有点苦，咽下去后喉咙一直留着那股味道，整个人竟意外的平静。

成绩出来，面试第一，综合成绩第一。

2018 年 9 月，我正式到丹江口市上班。跟爷爷视频的时候，他竖起大拇指，笑得满脸褶子舒展开来。笑完了又叮嘱：“赶紧在丹江口找个媳妇，等你结婚我要回去，亲自给每个客人发一包茶叶。”

我说好。

2020 年秋，爷爷走了。无病无痛，寿终正寝，享年九十一岁。

他没能等到最小的孙子结婚。按照遗愿，一切从简，安葬在荆州。那棵茶树还在安置点的院子里长着，已经半人高了。

自此，我多了一个喝茶的习惯。无论在家还是在办公室，喝水时总要在杯子里放一点茶叶。看着玻璃杯里淡淡的绿，闻着淡淡的茶香，浅喝一口，淡淡的苦，淡淡的回甘。杯中的茶叶，是从武当山下带到荆州、生根发芽、又被带回丹江口的。

现在，我的孩子三岁了，在丹江口上幼儿园。每逢春节、清明，我都会带他去荆州，看太爷爷，也看那棵茶树。

水北上，茶南下

◇钟海佳

一

丹江口大坝开闸的那一刻，水是向北走的。

那是二〇一四年冬天，一库碧水自汉江出发，穿黄河、过华北，一千四百三十二公里，抵达北京团城湖。我站在坝上看水，水看不见我，它只管赶路。那年我四十岁，在十堰做了半辈子茶，头一次觉得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原来一直在“给”——给得沉默，给得辽阔。

十年过去，北上的水惠及沿线超过一亿人。可很少有人知道，与这库水同源同根的，还有另一样东西，也在悄悄地走。只不过，它走的方向，是南。

那就是武当山茶。

二

武当山在北纬三十二度，汉江在它脚下拐了一个弯。《茶经》里说，“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就包括这一带。陆羽当年没有抵达武当，但他一定听过这里的风——从神农架吹来，过堵河，漫过茶山，带着一点点药草的清苦。

茶树是喝水长大的。可武当山的茶，喝的不只是水。它喝云，喝雾，喝七十二峰之间那一线天光；它也喝紫霄宫里的钟声，喝一场场落在青瓦上又顺着飞檐滴下的雨。这样长出的叶子，泡开来是有筋骨的——三沸不散，四泡犹香。

我师父生前常说，武当茶味里有“水骨”。

我年轻时不懂，以为是玄话。直到那年随南水北调的水样进京化验，技术员指着一份报告对我说：这水里，溶解氧高，钙镁平衡，偏碱性，是“软水里的硬水”。我忽然就懂了师父的话。水有骨头，茶才有骨头。

《道德经》讲“上善若水”，说水“几于道”——因它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可我在武当脚下守茶三十年，慢慢琢磨出另一层意思：水最柔，却最有骨。它能把坚硬的石头洗得圆润，也能把苦涩的叶子泡出回甘。武当山的茶，跟武当山的人一样，外头看着随和，内里都有一股子不肯折的劲儿。

我曾在紫霄宫旁的小轩窗下与一位老者同饮。他不说话，只是把水烧到将沸未沸——他称作“蟹眼初张”——然后提壶高冲，低斟入杯。一杯茶，他分三口喝，滋味各不相同。他说：这叫“茶里的三重天”。人吃一辈子饭，不也就是这三口吗？

那一刻我才懂，武当山的茶，不是拿来解渴的。它是一面镜子。你心里有几分静，它就还你几分味。

三

水北上那年，我的茶第一次南下。

一个广东茶商在茶博会上尝了我的“武当针井”，当场订了两百斤。他说，北方人爱喝浓的，南方人挑嫩的，你这茶怪——浓时不涩，

淡时不寡，面上清简，里头硬气。

其实茶南下这条路，我的先人走了几百年。

翻开《竹山县志》，明清两代，竹山、竹溪的茶就经由汉水入长江，再转陆路到汉口、赊店，由晋商一肩肩挑着，过河南、山西，出张家口，穿过蒙古草原，一直走到恰克图——那是中俄交界的小城。万里茶道，这一走，就是两百多年。我小时候在竹溪鄂坪乡的山路上，还见过嵌在石头里的马蹄印——一个一个，深深浅浅，像一行被时光遗忘的诗。老辈人说，那是当年驮茶的骡子踩出来的，一队一百头，一队走四十天。

那些骡铃早已沉入山谷。可茶的路，并没有断。

十年前，我押着第一批“武当针井”南下广州，过长沙、下潇湘，渡琼州海峡到海口；又从深圳的港口，上了开往南洋的货轮。茶箱在海风里颠簸，像极了祖先的骡队在秦岭里摇晃。只不过骡子换成了集装箱，四十天换成了四十小时。

有一回，一位马来西亚的老华侨写信来，说他祖籍湖北郧阳，离乡六十年。他在吉隆坡的老屋里备了一套盖碗，水烧得滚，投茶三克，头道洗了，第二道才肯喝。“舌根一麻，眼泪就下来了，”他在信里写，“那一口，是我娘灶台上的味道。”

我把信读了三遍，压在茶案玻璃板下。

那时我才明白：水北上，是国之大事；茶南下，是人之小情。可这一大一小、一北一南，原来是一回事——都是从这座山，这条江，向外走的一份“给”。

四

去年清明，我带着返乡的女儿上茶山。

她是学设计的，在深圳做了八年。辞职前，她做完了最后一个项目——一个互联网公司的 LOGO，改了十七稿。她说那天交完稿，她在深圳湾坐了一个下午，看着潮水来，又看着潮水走，忽然就决定回来了。

我其实是反对的。沉默地反对。一个女孩子，在大城市闯出一片天，回来守这几亩山茶，图什么？她不说，我也不问。父女之间的那道墙，是这几年慢慢砌起来的。

回来第一年，她想改包装。我不松口——几十年的老样子，换什么？她就自己上手炒茶，说要从头学起。头一锅，火候过了，叶底发红；第二锅，手势太重，断了芽；到第五锅，她蹲在灶边哭了。我站在门口没进去，只去院子里抽了一支烟。

后来，她真的学会了。

今年她把新包装拿给我看——素净的牛皮纸，一笔毛笔勾出的武当山影，下面只一行小字：“茶自己会走”。我拿着看了很久，没说话，转身进屋又烧了一壶水。水开的声响里，我听见她在外头直播间的声音——“家人们，这是我爸做了三十年的武当山茶……”那一场，她卖出去十斤。不多，可那是她的第一个十斤。

更让我意外的是，她跑去郧西、竹溪、房县，走了十几个村子，把老茶农叫成“爷爷”，硬是记下了七种快失传的土法制茶工艺。去年冬天，她按一位九十岁老奶奶口述的方子，复原了一款“火烘青”——炭火不熄，三昼夜守着翻。出锅那天，老奶奶颤颤巍巍捧起一撮闻了闻，说：“就是这个味儿，我娘当年陪嫁过来的，就是这个。”那老太太哭了，我女儿也哭了。我在旁边没说话，却觉得自己这三十年的茶，好像才第一次被人真正接住了。

清明那天，她蹲在茶垄里，指尖在一丛老枞上轻轻一掐，“啪”的一声脆响，芽头就落进竹篓。她抬头看我，眼里有泪也有光：“爸，你看这茶树的根，它一辈子不走，可它的叶子走了多远啊。”

我没答话。山风过处，茶浪一层层翻过去，像极了十年前丹江口那一库要出发的水。

茶树确实不走。可它年年把自己最嫩的那一截交出去，让人采，让人炒，让人揉，让人泡进千里之外的一只陌生的杯子里。它不问去向，也不问归途。就像这山下的水，一旦出发，就再没想过回头。

我蹲下身，摸了摸女儿脚边的红土。土是暖的。我想起师父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守住山，守住水，茶自己会走。”

五

今年谷雨，北京的朋友寄来一张照片：团城湖畔，垂柳新绿，一位老人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捧着保温杯，杯盖揭开，腾起一缕白气。他在微信里说：这是武当山的茶，泡的是丹江口的水。

我把照片存进手机，看了很久。

一千四百三十二公里之外，水认出了茶，茶也认出了水。它们在异乡重逢，像两个走散多年的老乡，谁也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在一只小小的杯子里，又成了一体。

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所谓“万里茶道”的新局，从来不只是商路。它是水与茶的重逢，是山与人的相认——是一座叫武当的山，把自己最干净的那一口，递给了远方。

水一直在北上。

茶也一直在南下。

而武当，就立在原地，目送它们，也目送我们。

龙王垭上茶香长

◇叶翠青

早春三月，在十堰朋友家喝到一杯茶，叫龙峰茶。甜的，从舌尖往两边漫。朋友说茶产地在竹溪县龙王垭。我自驾攻略里有这个点，路不好走，但风景好。第二天一早便独自开车去了。

从竹溪县城出来，顺着汇湾河往南。柏油路变水泥路，水泥路又变碎石路。导航没信号，好在就一条道。拐过鹰嘴岩，眼前一下子亮了。满山满坡的茶树，从山脚铺到山顶，一层一层。新芽嫩绿，太阳底下发亮。山腰上散着几户人家，白墙黑瓦，插在茶树丛里。

我把车停在一棵老枫树下。旁边有条石阶小路，两边是老茶园，茶树齐腰高，修剪得整齐。茶园里有人弯腰采茶。正午太阳和煦，走了没多远就一头汗。路边有座土屋，黄泥墙，黑瓦顶，门口一个小院坝，一个老妇人坐在小板凳上，对着一只簸箕忙活。

我走过去："老人家，讨碗茶喝。"

老妇人抬起头。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眼睛倒清亮。她咧嘴笑了："外乡来的？快坐。茶有的是。"

她起身进屋，端了只白瓷碗出来。茶汤

碧绿，一股清甜直往鼻子里钻。我连灌两大口，浑身暑热一下子消了。

“好茶！”

老妇人重新坐下，手里的活没停。簸箕里铺着一层鲜叶，她正把老叶和杂草往外拣。“你也喝出味了，这可是出了名的龙峰茶。咱这地方出的茶，外头人想买都买不着。”

“龙峰茶？这就是出名茶的龙王垭。”

她抬头望了一眼对面的山，山顶上的雾还没散尽。“你看见那座山没？龙王垭。一年到头雾罩着，老辈人讲那是龙王藏身的地方。咱这茶泡开了，芽叶竖在杯里头，一根一根跟小龙似的。”

我蹲下来，一边喝茶一边看她拣茶。“您多大年纪了？”

“八十二。嫁过来那年二十，在这住了六十多年了。”

“您刚嫁过来那会儿，这山上啥样？”

老妇人姓陈。她叹了口气：“穷。穷得叮当响。出门全是泥巴路，下趟山去县城要走一天。山上没几亩茶园，采了茶叶也卖不上价，全靠地里刨红苕苞谷。”

她停了一下，从簸箕里拣出一片黄叶子丢进竹篓。“你开车上来那条路，九几年才修的。那时苦啊。生娃头一天还在地里薅草呢。”

“那后来咋发展起来的？”

陈婆婆没放下手里的活，话却慢慢多起来了。她说龙王垭的茶叶明清时候就有人种，只是种一点够待客。五十年代初，上头派人来搞国营茶场，这山上才开始正经八百种茶。她男人就是第一批茶场的工人。上万亩茶园，全靠人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那时候苦啊，”陈婆婆眼睛望着远处，“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

了才收工。晌午饭带几个煮红苕，就着山泉水吃。不过大伙儿心里有劲。”

我问她年轻时咋制茶。她眼睛亮了一下：“咋不记得。鲜叶采回来，先摊在竹匾上晾，晾软了倒进大铁锅杀青。锅烧得滚烫，手伸进去翻，嚓嚓响，满屋子青草气。杀好青趁热揉，揉成一团，再抖散，再揉。那时候没机器，全凭一双手。揉完了上烘笼，木炭火慢慢焙，一笼一笼翻，不能停。做一锅茶，腰酸背痛一整天。”

她伸出双手。掌心粗糙，全是老茧，指关节变了形。“那时炒茶就凭这双手。”

正说着，院门外传来摩托车声。一个年轻人跳下车，冲陈婆婆喊了声“奶奶”。

“我孙子，在茶厂上班。”

小伙子姓王，三十出头，敦实，黑得发亮，工作服胸口印着“龙王垭茶业”。我把来意一说，他笑了：“走，我带你转转。”

我先递了根烟过去。他摆摆手：“戒了。”

小王领我上后山。顺着茶垄往上爬，茶树刚冒出新芽，一芽一叶，披着白毫，指尖一碰就断。他蹲下来，捏了一片嫩芽递给我：“标准长度三厘米以内，超过不要，带老叶不要，病斑也不要。公司定了规矩，我们就照着采。”我问他图啥，他说：“图品质。龙峰茶能拿到地理标志，能出口新加坡，就靠这个。”

站在半山腰往下看，连绵起伏都是茶园，采茶的人散在垄里头，草帽星星点点。小王说这片老茶园是他爷爷那一辈开出来的。他指了指远处一片新垦的梯田：“那边是公司近年扩种的，是无性系良种，发芽齐，产量高。”

下山后，他让我穿上一件工作服，带我走进茶厂。车间大门敞着，一条自动线轰隆隆转着。鲜叶从入口送进去，先过风选，再进杀青机。杀青机是个长圆筒，筒壁加热，鲜叶在里面翻滚，出来时青草气变成了板栗香。小王让我凑近闻。热气扑过来，一股焦甜香。

“以前奶奶手工杀青，一锅炒二三两，手烫得起泡。现在这台机器一小时杀五百斤。”

杀青过的叶子接着进揉捻机，然后理条、烘干。全程茶叶不落地，不锈钢设备，技术员盯着控制面板。

接着小王又带我进了审评室。他拿一点刚烘干的茶叶泡上，盖一会儿倒出茶汤。汤色嫩绿透亮，喝一口，鲜醇甘爽，比陈婆婆泡的那碗还鲜。“今天上午刚做出来的，你赶上头一波了。”

走出车间，路边立了块牌子：“龙王垭茶文化旅游区”。小王指了指前面：“那边是陆羽文化广场，再往前有生漆博物馆、观光栈道，去年接待了二十万人次。”广场上有不少游客，有的在茶园拍照，有的坐在凉亭喝茶。一个上海口音的女人说，她专门趁清明前赶来，就想喝头采的龙峰茶。

回到陈婆婆的院子，她又沏了一壶陈茶。“你尝尝这个”。陈婆婆说：“新茶有火气，放一放更好喝。”

我捧着碗，坐在院坝里看外头的茶园。远处山坡上，采茶的人还没收工。陈婆婆继续拣着茶，拣得很慢，很仔细。脚边趴着一条老黄狗，从头到尾没吭过一声。

“您年轻的时候，想过这山沟沟能变成今天这样吗？”

陈婆婆沉默了好一会儿：“哪敢想啊。那时候想着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了。哪想到老了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路修到家门口，自来水接到灶头，茶叶不愁卖，孙子在茶厂上班，一个月工资顶我们过去

一年。”

她停了一下：“都是托了这片茶山的福。”

小王在旁边插嘴：“奶奶，不是托茶山的福，是托政策的福、托公司的福。没有地理标志保护，光有茶山也白搭。”

陈婆婆没接话。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了句：“就你话多。”然后自己笑起来，又低头拣茶。小王挠挠头，也没再吱声。

看看天色将晚，我起身告辞。陈婆婆拦住我，转身进屋，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包茶叶，用纸包着，扎了根麻绳。“自家茶园产的，头采独芽，拿回去给家里人尝尝。”

我说了谢谢。纸包不大，但挺沉。

回程路上，暮色四合。山里的雾气慢慢升起来，一团一团缠在半山腰。想起陈婆婆说的——山峰雾腾如龙，泡开了像小龙游水。这时候看龙王垭，万亩茶园在雾气里时隐时现，像一条老龙趴在那里。

车开出去很远，舌尖上还留着那股茶香。到现在都还记得。

一缕清气，一缕茶香

◇陈 喜

一

武当山茶，是秦巴山谷里的一缕清气。

那道清气，始终在八百里武当的峰峦间萦绕，从神农尝百草的云雾里飘来，从老子出函谷的烟尘里飘来，从明代骞林入贡的驿道上飘来，一直飘到今日。

你站在天柱峰上品，那气息像是从岩缝里渗出来的，贴着千年古树的根须往上浮，浮到枝头嫩芽处微微一颤，便散开在头顶的青霄上，散得云都静了几分。

那是一种能穿透尘嚣的气息，带着幽谷兰花的清冽，带着晨露松针的甘爽，没有一丝浓艳，没有一毫造作，就那么幽幽地浮过来，浮得你心神澄澈，浮得你眉眼清明。

舌尖上，品出的是一道甘醇。胸臆间，流淌的是一脉清寂。

武当山茶的香，是带着水汽的。

那水汽不是江南梅雨的氤氲，不是市井茶寮的蒸腾，而是晨雾凝在芽尖上的清露，是汉江千年流淌的润泽，是丹江口水库万顷碧波的沁凉。

这水汽轻盈，轻得托得住云，轻得化得开烦。那清润的茶香在空气里弥漫着、荡漾着，于是，茶味也就带着灵气，一种扑面而来的仙山灵气。

因此，武当山茶的香就如元代诗人罗霆震《武当纪胜集》中所咏“自种云腴摘玉英，亘古与人甘齿颊”一般，显得清幽、淡远、空灵。

形，因仙山而清秀纤巧。味，因净水而醇和悠长。

如此一来，武当山茶就显得清雅了，显得超凡脱俗了，真有一种“仙山出仙品、净土生清香”的气韵。

二

武当山茶，因为岁月太久，所以淡得悠远，如谁在山谷间无意落下的一缕云，轻轻泊在杯盏之中。

茶香缕缕，散入松风，仿佛有鹤唳隐隐、云岫深深，有人立于丹崖之上。有风拂过，茶烟微微斜了，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温柔地拨弄着时光的弦。

取一瓢山泉，煮于炉上，茶香入怀。水注入，茶叶徐徐舒展，有万千姿态，如云卷云舒般自在的心事，想要言说，却又无需言说的样子。

武当山茶，因为淡，便有了一种慈悲，一种深情：有张三丰结茅山中、饮茶参悟而创太极拳的从容；有陈抟老祖高卧白云、一瓯春雪而忘却千载光阴的超然；有无数山人晨钟暮鼓、以茶洗心而守住那一念清净的坚定。

人，此时如栖止在天地间的一粒微尘，静静地领受着山的寂静，茶的深情，大道的苍茫。

时光仿佛凝固了一般，大把大把地掷下，掷在壶中，掷在茶叶舒展的叶脉上，掷在若有若无的松涛与钟声里。

茶，泛着清莹莹的颜色，如盈盈的月光。

此时，坐在茶寮，不敢高声，不敢喧哗，生怕一不小心，会惊散杯中凝聚的清气。

武当山与一盏茶，是修炼的起承，是大道的转合。

山间水，清流如弦，岩石如磬。

一个人，一袭布衣，去往深山更深处，走过漫漫的石阶，走过无人的古观废坛，看云海翻腾、群峰如朝拜之状，听晨钟暮鼓、松涛鸟鸣，仿佛在诉天地之大道，而道可道，非常道。

尤其深冬，一山白雪，一炉炭火，一盏热茶，真有万籁此俱寂、唯闻钟磬音的清寂。

大概是怕一条山路太孤绝了吧，于是，山中，或云深不知处，总有茶树相随，不说这里古茶树汲日月精华的旧事，单是那暮色里茶寮飘出的一缕清香，便平息了我原本喧嚣的心境。

一盏武当山茶，如一滴甘露，让武当添了万种雅韵。

三

武当山的茶园散落在云雾里，古朴，幽远。

很多往事，都消逝了，只留下这几片茶园，古树历历，一叶无言。武当山茶的千年传承，也依托于这样的山水。

这方天地，不大，不过几条山谷，三日就可以访遍，简直如时光的凝聚一般。可是，武当山，却是山茶的根脉，清虚的渊薮。

茶农在山间采着晨露，芽叶落入竹篓的瞬间，如一缕缕穿过指尖的清风，刹那永恒。

走进八仙观古茶园，清气溢满胸臆，润泽了眉眼，沁入了心神，甚至呼吸时，感到自己吸入的每一缕气息，都带着茶芽的青翠，散发着泉水的甘冽。

故事，就生长在这茶园里。这一株株古茶树，是它的篇章，也是它的魂灵。它在岁月里静卧着，诉说着，每一片芽叶，都青翠欲滴，都映射着仙山的灵气，都映射着武当的清静。

有的茶园里长着古茶树，记录着骞林的传奇；有的村口悬着茶匾，记录着流年。

有一处茶亭，青瓦木柱，立在山腰，静静——静默着，静默着——独自立着，见了来人，仿佛开口了，不说了，只把一片清寂投在松荫下，投在石阶上。只有头顶的茶幡在微风中一扬一扬地动，很有风骨。

时时有老茶客往来，凝神品啜。由于很专注，甚至，你能听见他们啜饮时唇齿间的声响，“啧——”，很是轻微，很是沉醉。

此时，苍颜白发，清茶一盏，淡远如一首山水诗的意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诗句，不只是可以在书册里读到，也可以在武当山亲身感受。

和茶园相呼应的，是远处的天柱峰，静静地屹立着，如擎天一柱。这样一来，武当山就更如仙境一般。清泉石上，松涛云海，伴随着清逸的气息，直扑眼前。

面前，就是一片青翠的茶园，带着秦巴山水特有的清幽之气，弥漫开来，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天边，也延伸到了自己的心里。

而整个人，此时已幻化为一缕穿行在武当山云雾间的清逸茶香。

妈妈喊我回家摘茶叶

◇罗锦华

清明一过，红石岩村的山梁就浸在温润的春风里，茶树悄悄拱出嫩尖。我心里也早早长出了牵挂，只等母亲一声呼唤，立马动身回老屋，赴一场春日之约。

每到春茶冒尖的时节，那声熟悉的呼喊总顺着河风飘来，裹着山间的清气，混着灶膛柴火的暖香，穿过层层茶枝，轻轻落在心头。恍惚间，总能看见母亲站在院坝边，朝着坎下的茶园轻快扬声："回来吃饭喽——"。那声音柔软又绵长，像一根扯不断的线，把散在四方的兄弟姐妹，一个个都牵回这座盛满温情的老屋。

这份牵念，始于父亲。他一辈子扎根乡土，平生最痴爱一口清冽的绿茶。平日里走亲访友、邻里闲坐，手里总攥着那只陶瓷茶杯，茶香袅袅，伴着岁月缓缓流淌。也正是这份执念，1991 年秋天，他打定主意，要在老屋门前，亲手种一片属于自家的茶园。

那些日子，天刚亮，父亲就扛着锄头下地了。旧草帽遮着额头，裤脚卷进袜筒，那双军绿色球鞋上，永远沾着湿乎乎的泥土。他拿着卷尺仔细丈量，大行距定在 1.2 米，分出茶带和间隔带，撒上石灰划线，再钉上

石块或木棍定界，任凭风吹雨打，那线痕也不会模糊半分。

挖茶带是件极费体力的活计。这片挂坡地地势陡、土层薄，父亲却一点也不马虎，沟要挖六七十厘米深，底层铺上玉米秸秆，再填猪粪、复合肥和松土，一层层夯实后，堆起高出地面三十厘米的松软茶垄，一条十来米的茶带，他独自一人，总要忙上五六天。

每逢节假日，我们兄妹几个都被他带进茶园。我和弟弟尚未成年，就做些铺秸秆、填土的轻活，哥哥姐姐便跟着父亲一起挖“战壕”。每到饭点，母亲的呼喊就准时传来，成了茶园里最暖心的声响。

也是这年秋天，父亲教会了我这个“准大人”喝酒、喝茶。干完重活的父亲胃口格外好，母亲也会变着法子做几个小菜，用土陶酒壶温好酒。父亲总把习惯端着碗往院子跑的我们招呼到桌边，给每个人斟上酒，陪他喝两盅。我和弟弟白酒一沾唇就喊辣，呛得歪嘴斜眼，父亲便让我们抿“一仙儿”。不知是第几次的“一仙儿”，我竟真的“仙”了起来，竟喝了满满两盅。

在园子里，累得精疲力竭、直伸懒腰时，父亲就把泡了半杯茶叶的瓷杯兑满水，喊：“过来喝一口。”这一口下去，整个人猛地一激灵，从舌头苦进喉咙与肠胃，苦得我翻白眼、涩得吐清水，可紧接着头皮一紧，腰直了、腿快了、哈欠也没了。记不清是第几次这样的“一口”后，苦变成甜了，反觉得舒服得上瘾。

两个月后播茶籽，父亲格外郑重，拿着皮尺反复丈量，还削了木棍当标尺，细细测量播种的间距。他在前面间错插空挖窝，我丢茶籽，母亲在后面盖土，每窝必定放三颗饱满的籽种，半分马虎不得。冬播的茶籽出苗慢，直到第二年五月才齐齐冒头，往后两年，除草、施肥、松土，父亲从来没间断过。第三年秋天，他拿着剪枝钳，把一排排“毛头小子”的刺猬头修剪得整整齐齐，变成了精神利落的小平头。

第四年春天，茶园终于正式开园了。从那以后，我们家的茶叶就

能自给自足，还略有盈余。他去茶场炒茶时也定购了包装袋，把这农家土茶也包成“金装”，送给亲戚朋友，大家都夸：比大厂出产的更香醇、更耐泡。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茶垄层层叠叠，满眼都是绿意，成了老屋门前最养眼的风景。

采茶的时节，是父亲最忙碌、最开心的时候。乡邻们换工互助，天不亮就背着竹篓进茶园，父亲手掌宽大，采茶算不上灵巧，便留在家里做饭，换母亲下地采摘。萝卜干腊肉汤，配上卤菜和泡菜，饭菜简单，却管饱又暖心，大家忙着抢晴采茶，吃得匆忙，欢声笑语却飘满了整片茶园。

人多时，欢声笑语不断，唠家常、说笑斗嘴，一天也不觉得漫长。有时同辈间说话百无禁忌，我听得脸红心跳，便悄悄躲到一旁，独自默默采摘。有长辈便会嗔骂一句：“这些挨千刀的娃子，尽乱嚼舌根子。”

其实摘茶叶也有不少讲究，要用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茶芽，手腕一旋自然折断，千万不能用指甲掐，也不能用力揪。掐的断口处芽汁受损，炒出来的茶叶会发红；硬揪容易带上老梗，影响茶叶品相；同时，摘下来的茶芽要及时放进竹篓，不能一大把的抓握伤了叶片，否则也会泡出红汤。这就是农家小园茶格外好喝的缘由。

采摘茶芽的大小也跟着节气变化，清明前后采芽苞，做成米粒大小的精品茶，汤色清雅，只能两泡；谷雨前后采一芽一叶，泡开后叶片舒展，像绿裙在杯中轻舞，汤绿味浓、回甘悠长，可三泡，是自留待客的佳品；立夏之后叶片粗大，便是俗称的“大脚片子”，小茶园大多不再采摘，任它们自由生长。另外，摘茶还要看天气。连续晴日最好，日照越足茶香越浓。但鲜叶不可暴晒，必须在阴凉处摊开晾着保鲜，当天采当天制茶，否则色香味尽失。这些都是父亲和乡邻交谈的“茶经”。

一家人守着茶园，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时光，在 2010 年春天戛然

而止。

那年的茶芽依旧鲜嫩，父亲却再也走不进他的茶园了。他突发重病，身形日渐枯瘦，整日昏昏沉沉躺在床上，我们从各地赶回家中，守在他的床前。

春风吹绿了茶垄，却驱不散病榻前的阴霾。父亲意识渐渐模糊，常常认不清眼前的亲人，唯有风中飘来新茶的香气，能让他一下子清醒过来。他努力侧过头，轻轻嗅着茶香，枯瘦的手在空中慢慢比画着，气息微弱，却清楚地念着："摘……茶叶……"，那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重重砸在我们心上。

终究没能留住父亲。

那个春天，兄弟姐妹齐齐整整站在茶园里。这是第一次不用乡邻帮忙，也是最沉闷的一次。

父亲走后，母亲除了种点小菜，那一小片茶园成了她替父亲守护的"家业"。起初，母亲身子尚硬朗，总会依照父亲生前习惯，看日历、按节令打理茶园。一个从不喝茶的人，亲自操持起了茶事。

岁月不饶人，母亲渐渐老了，腿脚不利索，双手也开始颤抖，再也弯不下腰采茶，再也提不动工具下地除草了，可她对茶园的牵挂，一点也没少。她常常站在院坝边，望着茶垄发呆。乡下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想找个人搭把手都难，母亲不愿拖累我们，只把满心的牵挂，藏在一次次电话的念叨里。

前两年暑假，我和二姐两个多年不碰农活的人，戴上手套草帽，一头扎进比人还高的乱草与荆棘里。顶着烈日炎炎，汗水浸透衣衫，荆棘划破皮肤，蚊虫围身叮咬，整整两天，才把满园杂草清理干净。回到家，满身是包，又痒又疼。

如今，采茶成了我们每年必赴的约定。茶园常年疏于照料，长势

大不如前，一连几年都要收购乡邻的鲜叶才够家里用，可在我们心里，再名贵的茶叶，也比不上自家的绿茶。这茶香里，有父亲的汗水、母亲的坚守，有家乡的味道，更有拆不散的亲情。

每到采茶季，母亲一句“可以摘了”，我们就放下手里的琐事，立马赶回家。八十四岁的母亲颤巍巍在灶房里淘米、择菜、炖汤，还会出乎意料端出一盘时令野菜：凉拌鲜桑叶、黄花苗等，都是她平日在院子附近寻好、特意留着的“宝藏”。饭菜做好，她便踱到院边朝坎下喊：“回来吃饭喽——”

这熟悉的喊声，和多年前一模一样。我们背着茶篓匆匆回家，围桌吃饭，再端一杯热茶回到茶园，指尖碰到嫩生生的茶芽，恍惚间，总能看见父亲戴着旧草帽，在茶垄间躬身劳作的模样，仿佛他从未离开过。

老屋的茶园，年年春天都依旧青绿。它藏着父亲一生的热爱与执念，盛着母亲半生的牵挂与坚守，更是我们兄弟姐妹心里，永远的根与归处。

细细想来，人生如茶，先苦后甜，岁月如线，一头连着故土，一头牵着我们。原来世间最珍贵的，从不是什么名贵好茶，而是有人牵挂、有家可回、有根可依。春风再起，茶香袅袅，那声穿越山海的呼唤，那片浸满亲情的茶园，永远是我们生命里，最温暖、最难忘的印记。

看一片茶叶娉娉婷婷

◇谢臣仁

武当茶山秀，天地一壶春。

茶是有生命的。初绽于枝头，承天地灵气沐日光雨露，是第一次生长；经匠人炒制，历火与力的淬炼涅槃，是第二次重生；遇沸水浸润，于杯中舒展吐香，是第三次唤醒。一片嫩绿茶芽，化作一盏醇厚香茗，始于山野间的春日采撷，藏着八百里武当的灵秀与深情。

体味一杯武当山茶，先要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历经寒冬蛰伏，茶树攒足生机，在春风里悄然苏醒。霜雪涤荡，春雨滋润，枝丫吐出新绿，鲜嫩欲滴，抖落一冬的寒凉，在林间鸟鸣中缓缓舒展。

此时武当山，天高气清，远山含黛。远远望去，茶山凝翠聚绿，氤氲成朦胧烟霞，如梦似幻。沿山路盘旋而上，一垄垄茶树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如大地镌刻的指纹，枝梢嫩芽簇簇，满眼都是流动的碧色，漫山青绿相连，连山谷吹来的风，都带着草木的清润，染得人心境澄澈，不染尘嚣。

采茶的时节，便在这满目春光中如期而至。

清风穿林，阳光洒在茶芽上，漾着嫩绿

微光，春雨润过的山野，被层层绿荫覆盖。洗净双手，涤尽心尘，以虔诚之心，向这无边春色与山野致敬。

一行行茶树齐整如带，采茶女背着竹篓，穿梭于绿浪之间，步履轻盈，踏着春风的节拍，身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眉眼含笑，与春光相映成趣。晨光里，她们纤指翻飞，轻捻嫩梢，采撷枝头点点新绿，收揽大山的春日梦境；口中轻哼采茶歌谣，歌声婉转，满是山野的灵动与欢喜。

八百里武当钟灵毓秀，三千里汉江润泽茶香，武当山茶的文脉，绵延千年。《广雅》载“荆巴间采叶作饼”，《茶经》记巴山峡川饮茶之风盛行；唐代梅子贡茶初露锋芒，元代骞林茶位列宫廷贡品。

武当山茶遍植湖北十堰全境，地处北纬 32° 黄金生态带，500 至 1000 米海拔的山地间，茶园星罗棋布，土壤肥沃、云雾缭绕。更有百年古茶树错落生长，史称“太和茶”的骞林茶，便是武当山茶的活灵魂，堪称茶中活化石。

早春茶园，绿韵流淌，茶芽挺立枝头，覆着一层细密白毫，娇俏鲜嫩，叶脉纤细，宛如初生婴儿，惹人怜爱。凑近轻嗅，淡淡清香萦绕鼻尖，清润怡人。万千嫩芽簇拥而生，层层叠叠，风过处，叶尖轻颤，似有新的生命在跳动，如雀舌啄春，灵动可爱。

采茶贵乎及时，早则味薄，晚则韵散。十堰采茶，恰逢四月芳菲天，春光催人，茶叶一日一变，采茶人争分夺秒，赶在芽叶变老前，采下头茬春茶。上品春茶取一芽一叶，号“一枪一旗”，芽嫩质佳，是茶中珍品。

采茶向来是女子的专长。男子手粗，司职运茶、炒茶、晒茶等粗重活计；女子手指纤巧轻柔，指尖轻触芽头，迅速掐断茶梗，稳妥放入茶篓，动作迅捷轻柔，生怕掌心温度伤了嫩茶，每一个细节，都藏着对茶叶的珍视。她们指尖翻飞，如拾米、似抚琴，将满山春色，尽数收进竹篓之中。清露、茶尖、玉手、笑颜，与连片茶园相映，勾勒出最美的茶山春景。

我们这些体验者，动作笨拙生疏，即便小心翼翼，也难免弄伤嫩芽，方才懂得，一杯好茶，从采摘起便来之不易。轻吟“安贫炊麦饭，省事嚼茶芽”，摘一芽入口，微凉青涩漫过舌尖，转瞬化作清雅茶香，齿颊生津，满是山野本真的味道。

这淡淡茶香，连着大地血脉，藏着草木初心，历经风霜滋养，吸纳天地灵气，彰显着淡泊从容的生命姿态。我们常惊艳于茶汤在杯中舒展的优雅，却忽略了它生于山野、历经寒暑的沉淀；我们贪恋杯中醇香，却不知它扎根泥土、静默生长的坚守。茶树不言，却以一身青绿，教会我们即便身处喧嚣，也要守住内心的澄澈与丰盈，这正是道法自然的精神真谛。

晨雾缭绕，朝霞熹微，茶芽缀满露珠，鲜亮洁净，每一片茶叶，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元代罗霆震咏骞林茶：“七宝林中上界奇，枝枝翡翠叶琉璃。若非大顶居天上，安得灵根独有之。”武当古茶吸仙山灵气，承日月精华，让平凡的烟火日子，多了几分诗意与厚重。

山风清爽，茶香氤氲，采茶歌声漫过茶园，阳光落在劳作的指尖，满是收获的欢喜。茶生于山，系于人。武当茶人以一生时光，守护这片茶园。

有幸得见古法制茶，制茶师傅专注沉静，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制茶是手艺，更是匠心，门外汉只能远观，无从插手。这些匠人，大多与茶相伴半生，亲手垦荒种茶，与茶山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半生辛劳，他们从不言苦，满心都是茶产业兴旺、乡亲增收，眉眼间尽是从容淡然。

他们的手，遒劲苍老、布满厚茧，与采茶女的纤手截然不同，这双手耕过山、种过茶，如今掌控火候、翻揉茶叶，以岁月淬炼的功力，赋予茶叶新生。从鲜叶到干茶，历经多道工序，一片茶叶，经历火的炙烤、力的揉捻，完成生死蜕变，才最终成就一盏香茗。

等待新茶的过程，让我们明白，一片茶的一生，要遇见种茶人、采茶人、制茶人、品茶人，历经千锤百炼，才得以与我们相逢。世间最好的际遇，便是这般恰逢其时的遇见，遇见一杯武当山茶，便是遇见一整个武当的春天，更懂得所有美好，皆源于辛勤耕耘。

武当山泉清冽，烹煮春茶，清香满溢；一盏茶盅在手，细品慢酌，醉人心田。是采茶人的巧手，采撷了武当春光；是制茶人的匠心，铸就了茶香绵长。

拈一撮武当山茶，干茶条索紧结、翠绿显毫，沸水冲泡，汤色清澈、香气馥郁、滋味鲜醇。杯中沉浮的，不仅是茶香茶色，更有茶人的坚守与匠心。品一盏香茗，当念及山野劳作之人，心存感恩，方知茶味至真。

漫步云雾山间，满身染尽绿意；静赏峰峦流水，四季萦绕茶香。

茶山渐远，茶香依旧齿间留存，如余音绕梁，绵长悠远。碧水青山，鸟语花香，清风携香，洗尽尘世浮躁。尘世喧嚣，能静心品赏“采撷青绿听鸟鸣，品味香茗闻泉吟”的意境，实属难得。

一枚春茶，一缕茶香，在茶汤中轻轻荡漾，藏着武当山水的灵秀，留着一份永不消散的春日温柔。

一盏武当山茶入喉，心底，便种下了永恒的春天，藏下了这份独属于仙山的清雅与从容。

骞林茶

◇廖东平

去武当山寻茶，自然是要寻骞林茶。汽车在盘山路上绕了不知多少个弯，窗外雾霭沉沉，八百里武当峰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山路上，岩缝间有一棵老茶树，根须深深扎进石缝，粗壮的树干盘根错节，枝干遒劲如虬龙，叶子却青翠欲滴。元代罗霆震在《武当纪胜集》中写得好："七宝林中上界奇，枝枝翡翠叶琉璃。若非大顶居天上，安得灵根独有之。"眼前这棵树，果真如诗中所写，叶子绿得像琉璃，在阳光下泛着清润的光泽。据说它是武当山迄今发现的最高大的骞林古茶树，树高十余米，基围三米有余，藤萝交裹的根系从岩石缝中奋力生出，仿佛要将整座山的灵气都汲入叶脉之中。

骞林茶的珍贵，不仅在于它的稀缺，更在于它与武当山之间那份独一无二的缘分。它只生长在武当山方圆八百里的山崖峭壁之间，海拔八百到一千二百米，喜阴凉、喜湿润，背阳而生，绝不肯轻易下山。当地人告诉我，骞林茶产量极少，整个盐池河一带，每年采摘鲜茶不过三五百公斤，制成干茶更是稀少。物以稀为贵，然而骞林茶的名贵，更多的是源于它数百年的传奇。

说起骞林茶的传奇，自然离不开它的入

贡经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北建故宫，南修武当”，三十万工匠历十二个寒暑，铸就了“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旷世恢宏。就在大建武当的第二年春天，武当山天柱峰上的骞林树忽然瑞气纷呈，隆平侯张信和驸马都尉沐昕将此视为祥瑞，命人采摘了骞林叶进贡朝廷。于是这种隐居深山的野生岩茶，一夜之间成了天子御用的仙品。

自此，骞林茶作为“上供仙品”进贡明皇室，前后持续了整整二百三十年。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记载道：“太和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寥寥数语，便把骞林茶的味道和品格写尽了。初泡苦涩，劝退了那些浮躁的饮者；三四泡后清香渐出，才向有耐心的人展露它的真容。这般品格，倒真像武当山的山人——看似清苦，内里却藏着脱俗的芬芳。

我们从古树旁转到山下，向导领我到了盐池河镇一位茶农家中。主人谢先生是当地的老茶人，几十年来一头扎进骞林茶的研究和恢复工作中，不知在深山老林里跋涉了多少回。他端出新制的骞林茶，在一张古旧的木案上摆开了茶具。

茶是紧结的条索，色泽青褐，凑近一闻，有股淡淡的清花香。沸水冲下去，茶汤慢慢透出金黄，澄澈明亮。第一泡入口，果真有些苦涩，但那种苦不是霸道蛮横的苦，倒像山中晨雾，清冽而有层次。咽下去之后，嘴里渐渐泛起回甘，甜润绵长。第二泡、第三泡，汤色愈发金黄透亮，金银花的香气渐次绽放，馥郁却不浓烈，像是从山间吹来的清风。到了第四泡，茶汤醇厚甘滑，一股甜香在舌根处缓缓化开，让人舍不得放下杯子。

谢先生说，骞林茶的好处在于咖啡碱极低，喝了不伤神，晚上喝也不会睡不着。宋元时期的武当山人便视骞林茶为“茶宝”，称它为“太和茶”——取《周易》中“保合太和”之意，饮茶即是调和身心、与天地之气相融。他给我看一本线装书，里面详细记录了骞林茶的种种传说和制法，光是古文献中关于骞林茶的记载，就列了几十页。

说起骞林茶的恢复过程，谢先生感慨万千。骞林茶在明代入贡之后一度闻名天下，但后来因为战乱和政治变动，贡茶制度逐渐废除，骞林茶也随之沉寂于深山，甚至一度被人遗忘。许多古茶树散落在崇山峻岭之间，无人问津。谢华山花了几十年时间，走遍了盐池河、武当口、黄草坡等地的山岭沟壑，一株一株地寻找古茶树。有的被砍伐了，有的自然老死了，找到的那些，他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位置，与当年的文献资料一一对照。“光是辨认品种就花了七八年。”他说，白花茶和红花茶两种，芽型不同，香气也有细微差别，各有各的味道。

如今，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骞林茶的保护和开发渐成体系。丹江口市建起了骞林茶生态示范基地，一百多户村民参与种植和加工，年产茶叶三千余斤，年产值突破百万元。

傍晚时分，夕阳将金顶染成一片金色。我捧着茶杯站在山腰，看雾霭从山谷中升起，漫过峰峦，将骞林茶树的枝叶笼在一片朦胧之中。山风徐来，茶叶轻轻晃动，仿佛在诉说着五百年的往事。

明代文人王世贞曾写下武当茶诗中的名句：“仙茗自能留客坐，野花偏解向人啼。”千百年过去，武当山的仙茗依旧在云雾深处吐纳灵气，等着懂它的人来细细品味。

云中有位采茶人

◇王蕾晴

我见到她时，她正微微俯身，双手在茶树的枝叶间轻轻起舞，那不是劳作，那是一种问候，一种人类对茶叶几千年不变的虔诚问候。

云雾淡淡的，软软的，飘过茶园的腰线，又顺着它的脊柱，慢悠悠地绕上肩头，于是茶园被披上了一件会呼吸的纱衣。采茶人在绿得能拧出水的山坡上浮动，她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朦胧，山抱着她，云雾托着她，而她似乎也成了这云、这雾、这茶园自然生长的一部分。

整个茶园白色和青绿色相互交织，在缥缈的云雾抚摸下，青绿色是湿漉漉的，铺在半山腰。仔细看，那并不单是一种颜色，那是无数种绿，墨绿、翠绿、黄绿渐变融合。你得爱这片绿，如同爱与云雾相望的那个自己，不仅是用眼睛，是用你的呼吸，你的心神。

这里是武当山中众多茶园中的一座。八百里武当钟灵毓秀，三千里汉江浸润茶香。《广雅》载“荆巴间采叶作饼”，《茶经》载巴山峡川“比屋之饮”，湖北十堰不仅是闻名遐迩的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地、举世瞩目

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也是渊源深厚的古老茶产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品质优良的武当山茶，更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山茶文化，形成了兼具礼仪性与精神性的文化体系。我今日来寻的正是武当云雾茶，它在海拔八百米以上的高山云雾中生发，获天地雨露滋润，得叶质柔嫩无双，散清幽香意悠长，自古便是山茶精气神中恬淡自然的文化映照。

茶树成林，茶林被精心培育和维护。根据茶树的生长特性和环境需求，进行科学的种植和管理，确保茶叶的品质和产量。茶林往往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茶树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适宜的气候条件。

茶林本身是有脊背的，随着山势起起伏伏，瘦硬而遒劲。采茶人将自己的影子，也弯成一道相似的弧度，贴合上去。云雾涌来，把她和山、和树都暂时地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的轮廓。那一刻，她仿佛不是从尘世中来，而原本就是一株从山里长出来的懂得时令的植物。

采茶人的影子叠在茶树的影子上，呼吸和云雾彼此应和。

天还黑着我就出发了，想赶在晨光切开这一切之前，走进那片绿里去。我以为会是第一个到茶园的人，而她来得更早。

一切都静极了，能听见露水下沉的声音，能听见云雾踩过叶尖而发出的细微震颤。同时，这里又满得很，满山的绿，满谷的润，深深地呼吸之后，肺腑里满满的那种属于春天本身的清冽气息。

采茶，就是在这种满里，做着“空”的事。

雨水带来润泽，土地在做酥化的准备，茶树积蓄整个冬天的力量，凝在叶尖那一点颤悠悠的鹅黄嫩绿里。武当云雾茶的天时到了，此刻不采，就会错过了最好的时辰，一棵茶树老去，这个春天便打了折扣，这个世间也会开始老去。

茶树枝干呈现褐黑色，伸入清冷的空气。新芽，却透着光亮，鹅

黄里沁着嫩青，紧紧蜷着，像婴儿的长睫毛，拢着它一丁点儿大的梦。指尖碰上去，是颤巍巍的凉。可那凉里，会有很轻的一种搏动，是这座山的心跳，借了这茶芽，和人类的血脉共振。

摘——采茶人用轻柔的指尖，去碰触另一个生物娇嫩的顶端。飞快地抬腕，拇指和食指抵着茶芽与枝干的衔接处，轻轻一别，“嗒”的一声，细微得几乎听不见，茶芽被捏在两个指尖之间，快速离开茶树，成为一种新的生命体。动作果断中还有别样的柔和，千万不能硬扯，一扯，那茶树的魂儿都会被扯散了。然后手指继续重复着这个简单的动作，把嫩芽虚虚拢在掌中，等手中满了，再把它们一起放进竹篓，一起放进去的还有最轻最柔软的香。动作熟稔而自然，和树、和山和生活完美相融合。

一片，又一片，它们在冬天的日记沉睡，惊蛰的风吹来，听到了；春分的那声雷，也听到了，那就醒来吧。现在，它们成了采茶人掌心的星辰，微微湿润，带着温暖的光。

“嗒”的又一声响起，是春天在采茶人手里，轻轻打了个盹。

此时此刻，采茶人的手，是连接天时与地利那一道谦卑而神圣的桥梁。指尖有清明微微的寒气，掌心在聚拢谷雨淡淡的暖意。“采摘”到了某种极致，已经升华成了“接引”，一片一片叶子，从大自然的轮转时序，被引导进入人世间的烟火。

我停下步子。我不能去惊扰了这幅画，采茶人与云雾中的茶园浑然一体，把这满山呼吸着的绿，完全托付于她，是一件让人安心、又再自然不过的事。

而那个在红尘里被时间追赶、被空间压迫的我，忽然就放松了，停在山脚。我被半黑半白的清晨从里到外洗涤了一遍，洗去一身倦意。

关于冬天的所有与冷硬相关的想象，在这里全都消融。没有催促

和喧闹的种种杂音，只有“时候到了”的那一丝感动。我望着这个采茶人，心里那些焦灼，被一点点化掉。

一座云雾中的茶园，一篓逐渐有了分量的新茶，一道越来越亮的光透过来，妥帖的暖意在心里生起。这小小幸福，是指尖与春天无数次触碰换来的，带着云的气息和山风的味道，有点沉甸甸的，可以感知且可以回味。

多少年来，不曾变过，采茶人就是这样采摘茶树的精华，采摘云雾的碎片，采摘自己的心愿，唯有手里实实在在，日子才会踏踏实实。

我与武当山茶三重情

◇阚韶辉

兄弟

今年清明节刚过，收到一个不速之“快递”，是偌大一个纸箱，标注物品是“生鲜”，快递贴纸上，只看得出寄出地是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没有寄出人的姓名。我初步判断，可能是寄自家乡的土特产。赶紧打开纸箱看，原来是两大盒产自竹溪的茶叶——梅子贡茶。作为武当山茶系列的一种，这是令家乡竹溪人骄傲的名贵的高山绿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与“贡米”“贡木”并称“竹溪三贡”，以千年贡茶历史、秦巴云雾生态、鲜爽高香著称，是湖北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茶之一。

谁寄来的？我马上升起来的念头，是弟弟妹妹。如此珍贵的茶叶，应该来自他们的浓情馈赠。而且，过去的岁月里，每年春茶上市，或暑假回乡，都得到过他们赠予的竹溪特产，其中最多的是竹溪茶。于是，我在微信上与他们联系，询问是否寄来了茶叶。弟弟晓辉回消息说：估计你的“口粮茶”快喝完，要“断顿”了，正好春茶上市，就赶紧寄两斤过来。忘记提前给你说一声了……

那么，我收到的来自家乡的茶叶，是珍贵的“亲情茶”。我有喝茶的嗜好，自晨至昏，每日沏茶、续茶不断，而且专喝老家竹溪的高山绿茶。其茶清鲜、高香而口味浓郁，成为慰藉我的口味之好乃至精神之需的物品。如此爱好，使我成为必须拥有“口粮茶”的茶客。于是，便时常有“断顿”的风险。好在，有弟弟妹妹及时的寄出，加上其他老家朋友的馈赠，因此，如此喝茶，以及这样的茶叶，自我 2002 年离开故乡调入温州工作，成为异乡的游子之后，几乎没有断过“顿”。

都说人走茶凉，而我，则是人走茶不断。这让我感到莫大的幸运和幸福。喝茶于我，是嗜好的延续；送茶对弟弟妹妹来说，则是数十年亲情的表达与坚守。我和弟弟妹妹，虽然二十多年远隔千山万水，因为一杯竹溪茶，感情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位居鄂西北山区的老家竹溪，是一个生态优良、富有风物之美的地方，有诸多品质上乘、风味独特的土特产，而老家的父老乡亲，多有向异地亲朋馈赠竹溪特产的风气。这些特产深受异地亲朋的喜爱。这让我想到，如我们兄弟姊妹这般，靠着竹溪土特产尤其是高山绿茶，而维系和加深着异地亲朋之间亲情、友情的竹溪人，应该很多。以竹溪茶为代表的竹溪土特产，沉淀和积聚了鄂西北竹溪的地域文化，象征着这块土地的美丽、独特与丰饶，体现了竹溪人的重情、好客与慷慨，也成为这个异地迁徙频繁的时代，竹溪人与异地亲人、朋友之间感情的纽带。

母亲

客居异乡，每日都要品几盏的武当山茶系列中的竹溪高山绿茶，于我而言，亦是“母亲茶”。因为我的母亲，同无数留守故土、盼儿归乡的母亲一般，每至春日，便躬身茶山间，成为家乡采茶队伍中默默劳作的一员。

在高度工业化、自动化的今天，采茶尤其是采清明茶，依然主要靠手工劳作。我的家乡竹溪是著名茶乡，每到采茶季，需大量采茶工。采茶是辛苦活。乡村里青壮年多外出打工。像母亲这样的留守妇女，便成为采茶主力军。

母亲摘茶叶有些年头了。最初，出于安全考虑，我和弟妹不同意母亲上山摘茶叶，对母亲说，你七十岁上下的人了，上山摘茶叶出点事怎么办；摘茶叶挣的那几个钱，我们给你，你也不缺钱花。但母亲还是瞒着我们，去附近的汪家坝茶园摘茶叶了。渐渐的，我理解了母亲在摘茶叶这件事情上的固执己见。

母亲做了一辈子的缝纫手艺，早年总在裁剪案头和缝纫机旁忙碌。时代变迁，时尚变化，上门找母亲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近些年，连缝缝补补的“生意”也很少了。上了年纪的母亲闲了下来。母亲独守老屋，又是闲不住的人。家乡多茶园，一开春，就招募采茶工。乡邻的留守妇女相约去摘茶叶，母亲就跟了去。摘一斤青叶子的手工费是一二十元，一天下来，能挣数十乃至上百元。所以，我理解，摘茶叶，不仅能排遣母亲的闲愁孤独，能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更会让母亲感到自身的价值和经济安全。毕竟，靠儿女给钱，对自立了一辈子的母亲来说，不是令她心安的事；能减轻儿女的负担，反而让她舒心。

于是，我们“默许”了母亲上山摘茶叶的事，只是在电话里反复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莫太累着，不用那么攒劲，可以摘一天歇一天。

我知道，在母亲孤独老去的时间里，在母亲还能走动的日子里，摘茶叶是有助于母亲身心健康的事。故乡那漫山翠绿的茶山，是脱贫的产业，是致富的希望；对母亲来说，却是一种生活的寄托，一种精神的慰藉。

多少鄂西北的游子，年少离家，奔赴远方闯荡。城市喧嚣繁杂，烟火浮躁，尝过各地名茶，喝过无数好茶，却最难舍故乡绿茶的味道。出门在外，行李箱里、冰箱里，少不了武当山茶。这是母亲亲手采摘、

千里相送的牵挂。忙碌疲惫、深夜思乡之时，烧一壶热水，泡上一杯家乡高山绿茶。沸水入杯，茶香缓缓升腾，清冽淡雅，弥漫一室。嫩绿茶汤入口，山野云雾、青山溪水、春日茶山、故乡烟火、老母恩情，一幕幕涌上心头。

是所谓，客里尝茶忆故山，新芽带露手亲攀；一瓯清茗思千里，春在娘亲鬓发间……

家族

深山藏贡茶，一脉家族情。盛夏七月，暑气蒸腾，我与文友家国兄一同奔赴他的老家汇湾，开启一场探秘之旅。此行不为游山玩水，只为追寻武当山茶系列中，竹溪绿茶核心代表——梅子贡茶跨越千年的渊源，探寻藏在高山古茶里，刻进血脉、代代相传的家族深情。

未及正午，我们便抵达了探茶之旅的终极目的地——梅子垭村。这里有世代守护古茶园的卢氏家族后人。古茶园以砖墙与铁栏精心围护，园内数十株苍劲挺拔的古茶树，历经千年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年年抽芽吐翠，孕育出清香醇厚的贡茶新芽。据梅子垭村民卢传贵等多位卢氏后人讲述，这数十株珍贵的古茶树，是卢氏先祖为避祸乱，宋代从“南京”远遁深山，用带着的一包珍藏茶种，亲手点种培育而成。

卢传贵口述家族历史时，说出的“南京”二字，让我满心震撼。千年岁月流转，风云变幻，正史鲜有记载，家族谱牒也多散佚，可这位卢家后人，却依旧清晰记得祖先的祖居之地，准确说出“南京”这个真实的古地名。

此“南京”，并非如今的江苏省会南京，而是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之外，三大陪都之一的南京应天府，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商丘市。梅

子垭卢家自称是卢俊义后人，与先祖来自北宋“南京”的说法，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史载卢俊义祖居北京大名府，家族世代富豪，支脉庞大，族人众多，在北宋末年的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一带，遍布卢氏族人分支，实属寻常。

相传北宋末年，因为卢俊义的谋逆大罪，全族遭受牵连。为躲避朝廷追杀，中原大地已无容身之处，南下之路险象环生，卢氏先祖只得仓皇出逃，一路奔赴山高路远、人迹罕至的鄂西北深山，最终在汇湾河畔、梅子垭的高山之巅，隐居落脚，繁衍生息。

遥想当年，鄂西北竹溪天地蛮荒，山深林密，卢氏先祖背井离乡，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在绝境之中开辟家园。那场席卷全族的灾难，迫使他们告别中原沃土，舍弃家业祖宅。可即便千里跋涉、历尽艰险，他们依旧小心翼翼珍藏着一包家乡的茶种，不远万里带到梅子垭，亲手栽种，悉心培育，让故乡的茶，在异乡的高山之上生根发芽，将高纬度茶种与高山云雾的独特环境完美结合，极大优化了茶叶品质，最终孕育出了香高味醇、独树一帜的梅子贡茶，成为武当山茶系列中熠熠生辉的茶业奇葩。

历史无情，却也藏着最深的温情。千年沧桑，世事动荡，昔日祖居化作废墟，家族家谱无奈散佚，可梅子垭的这支卢氏人家，依旧牢牢铭记着家族的悲欢往事，代代传承着血缘根脉与人文初心。这是藏在大山褶皱里、埋在乡土深处的珍贵民间文化遗产，是刻在鄂西北大地上，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更是藏在一杯梅子贡茶里，跨越千年、从未断绝的家族深情。

武当山茶十二帖（组诗）

◇陈 斌

在云字头水字底的武当行走

隶书一横一磔，撑起峰峦。
草书落笔，雾气湿了整座山。
八百里武当，钤下一方方青苔的印。
偏旁部首垒成梯田，叶脉深处丈量海拔。
在云字头水字底的武当行走。
茶芽顶开泥土。溪涧诵读，鸟雀点名。
一片叶子收拢乾坤，坐忘八百里。
古道上采茶去，一转身，
人就成了一颗露珠，成了山岚细细的腰身。

用半壁青崖，蘸着汉江写

芽头卷曲着醒来，每天跟最早的一声鸟说话。
茶垄铺开，雾蒙蒙的信纸。
写给崖，写给涧，写给千年银杏与铁杉。

崖畔老茶做笔，蘸着汉江
高山茶写清冽，岩缝茶写倔强。
草木遍山，皆怀道家之心。
太和宫高远。清泉偶有顿悟之声。

炉火壶声打开山门，满室茶烟

云外青峰一推开，绿便染了指间。
取水处，泉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
杀青是一道。揉捻是一道。
焙火，是舍去水分留下风骨的一道。
掌心摊开叶片，汤色琥珀。松烟相随一路，山韵泡得很正。
壶嘴吐雾。炉火壶声，
山门就这样打开了，满室茶烟。
樵夫下山，走在平仄句子里，
走着走着，成了第三人称。
汉水三千里暮色落满肩头，炉火不熄。

我的壶，像山人叩问铜磬

一线水注入杯中，白毫醒了。
天地间，茶山的纹路被我一一辨认，一一轻触。
竹节拐杖拄着上山，药草借雾望闻问切。
崖顶接雨。一捧凉，接住了。
我的壶，像山人叩问铜磬。
松鼠抱着松塔听风。这一刹的静，抵得过金殿上半炷香。

一团山岚向茶盏倒扣而来

暮色在杯底渐收，半日喧响滤尽。茶气升起，
为梦境埋下引子。远峰做了候茶的窗口，
松涛一层层将人覆盖。
苦，还给叶底。我比泉透亮一些。
松子懒懒弹落石阶。岩下坐定，青石一方，慢慢转润。
山岚一团，向茶盏倒扣而来。
舌尖亮于溪石。山风，双手合十。

在茶饼上给远方的人捎信

行云流水到此折叠。山枯了又润，一季又一季。
在茶饼上，给远方的人捎一封信。
让一盏茶，替我说出松针深处的泉声。
本草经里藏着美学，适于慢火细读。烟升起，叶沉底。
昨夜炉温安好。
第二泡，重入人间。

野菊花在茶汤里慢慢打开

心绪像野菊花，在茶汤里慢慢打开。
山路慢慢放下。
泉声慢。茶烟慢。壶盖揭开，
杯底光阴也慢。三泡的茶，慢慢喝。
回甘慢，一生慢慢守着茶山。
汉水慢，云雾慢，香气缭绕着慢。

松影婆娑。壶底沉着一枚月亮。

看武当如茶经

十堰的茶行间行走，文字是一只沾满露水的蜻蜓，
悬身叶面。白天搬运阳光、山泉和风，
夜晚发酵，自己催熟自己。
崖边站久了，一不留神，
人就成了一棵探向深谷的茶树。
泉声余韵不散。武当读来，如一部茶经。

穿过一片茶山云海，去访你

茶山云海，我要穿过去访你。
道观后面的你，窖着多少年份。
你的山名喊醒你的根系。
近山便做了远山的茶引。
百年古茶树下坐忘，结出陈香。
两片叶贴着，最深处，最老的你。
茶罐里留香落在舌尖。很长，很长。

谁用泉声养着，茶山云海就是谁的

男人可为松，女人可为兰。拈叶一笑。
一滴露在此轮回，泉声里十万芽头。
谁用泉声养着，茶山云海就是谁的。

石亭内一方茶席，风来坐

晨露落肩头。袖口三两缕茶烟，发间竹叶气息。
侧身给山风让路。一壶茶，喝到云散。
石亭内一方茶席。
风来坐。

第十二帖：道有更深的寂静，泡透山河

老藤顺石壁向上攀援。
旧年份，仿佛新醒。
古茶苍劲，替武当擎一擎云天。
远山外更有远山。
道有更深的寂静，洗尽铅华。
一尾锦鲤认得我。
杯中一轮满月，彼此交换。
新茶一盏，饮尽一夜星辰。

掌中武当（组诗）

◇卢求丰

一、采茶

明前，掐断一芽一叶
疼的不是断口
那片没被掐的
在枝头又站了一个春天

父亲举着裂缝的竹竿
垄上那个坑
是我跪下去的
一跪，汉江就弯一次

茶梗勾住指尖
一拽
武当山的脊椎响了一声
响声往北走了六百年

母亲的手给山梳头
梳了四十年
梳齿断了三根
断在万历年的石缝里
万里茶道，从断齿处出发

父亲把杯底按进掌心
山就没倒过

河床上的脚印
从武当到恰克图
没有回来
去年回来的，是集装箱里的茶砖
二维码扫出紫霄宫的檐角

移民的门牌
卡在万历的茶罐与光绪的茶箱之间
被一块茶砖垫平
武当山茶，向北

二、焙火

掌心摊开是茶园
握紧是焙笼
握住万历年的火

炭火噼啪
父亲翻到第三十七次
说：好了
好了，茶往北走

青气从指缝逃向汉口
灰撒回茶园
落地之前
替万里茶道弯了一下腰

陶罐里三年没说话
听过隔壁新茶叹气
听过渠水从丹江口起身
起身就不回头

陈茶把万历年的雨
压在叶脉里
等沸水冲成路

暮时门推开
采茶人和山人站在茶园两端
影子在锅底碰头
碰头的地方，不写《茶经》

沸水冲下去
谷雨的湿气从汉口出发
落在我掌心
落成一张铁路运单

三、茶底

沉下去
杯底长成武当

那年干旱
茶树替我咽下那口气
咽成渠水的第一滴
叶脉里游了三年
丹江口的水位涨了

杯底那层茶的魂
咽下去，填茶道的一个坑
吐出来，舌尖两条路：
一条北京，一条俄罗斯

端一碗武当山茶给移民
那句没说完的话
没凉
软成汉江的淤泥
淤泥里长出的茶苗，朝北

茶叶在壶里翻身
翻一次，渠水往北一里
翻到第一千次
中欧班列过了乌拉尔山

回甘从舌根往喉咙里走
像一个人翻过一座山
又像一座山翻过一个人

沸水已经冲下来了
端起这碗茶的瞬间
武当山茶
过了海关

叶脉里的山河志

◇周洪明

荆巴有饼，日月为焙
荆巴间火塘，将绿叶揉成饼
那是庸国和绞国的早晨
陶罐里煮着整个巴山峡川的雾

八仙观的古茶树记得
老君炉里的火，曾照亮过一片叶子
后来那火变成了贡品
由驸马都尉鞍囊，带回紫禁城黄昏

六百年砖墙下，茶芽在暗中翻身
像那些未被史书记载的农人
弯腰弧度，恰好接住一滴露水
也接住朝代更迭时，掉落的碎银

如今我捧起一盏八仙观的春
舌尖上，仍有明清两朝的余温
而那片最早的饼，早已化入泥土
成为秦巴山脉另一种骨骼
一群人把日子，泡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汤色里，浮起整个秦巴的黎明
云在胎息，水在根须
雄鸡心脏部位，秦岭将北风推远
大巴山摊开掌心，捧住一片亚热带季风
这里是北纬三十二度的褶皱
苍山是海，汉江长明月清风

丹江口水库，云影积成一层薄薄胎光
森林覆盖过半，天空矮下来
一伸手，就能扯下一匹雾
腐叶与黄棕壤在黑暗中
低关于温度的秘密
也签下腐熟与重生的契约

茶树站在海拔一千米处
根须里淌着山泉的血脉
无霜期二百三十天，足够一片叶子
让阴阳坡的光影，反复背诵

南水北调的中线从这里启程
每一滴水里，都住着一座山的良心
当雾气漫过八仙观瓦檐
茶芽正把整座秦巴的呼吸
含进那一抹，未说出口的绿
金顶试泉，一叶见骨
不必问那叶子在云雾里修炼了多久
只看八仙观的采茶人，指尖一掐
三厘米长度，恰好是仙凡边界
萎凋时，阳光在竹筛上慢慢翻身

揉捻间，叶脉里挤出山的血性
杀青是一场暗中的革命
让青涩转译成醇厚的方言
方言里，藏着茶的香气

银剑、针井、太和、奇峰、功夫

五个名字，五种不同的悬崖
泡开时，整片武当都在杯中起身
你饮下的不是茶，是那座山
修炼自己成金顶之后，剩下的余温
坐忘之盏，三才未分
天地人叠进一只盖碗
杯托是地，杯盖是天，杯身是人间
三才合一刹那，指纹与茶纹重叠
静坐时，茶烟是另一种经卷

诵读着苦谛，却不翻译苦涩
只是让舌尖，慢慢习惯回甘语法
他们说茶道是第三大功夫
排在诵课之后，打坐之前

可我觉得，那一盏太和茶里
早已坐忘了我，坐忘了山
坐忘了谁是烹茶人，谁是饮茶客
无己的境界，不过是水沸三响后
叶子在壶中，彻底松开自己的形状

道法自然，自然是不必追问
这杯茶从哪座峰飘来，又往哪颗心去
端起时，袖口带起一阵山风
放下时，杯底沉着半枚月亮
而茶，始终是那条你我渡了千年
仍未抵达的对岸

武当山茶：八百里隐喻

◇刘忠升

一、云中寄

海拔八百米处，云雾开始记账
记下每一片叶子的籍贯
北纬三十二度，东经一百一十度
武当的石头里藏着水的族谱

采茶人用指尖丈量春天
一芽一叶，是古老的计数法
他们把山歌折成信封
投进海拔的邮筒

汉江在远处练习分行
像一首尚未完成的诗
水知道自己的使命——
向北，向北

二、茶经佚名页

陆羽没有到过这里
但茶知道如何书写自己
它在铁锅里卷曲
像山人练习缩骨功

揉捻是另一种呼吸
杀青是短暂的涅槃
一片茶叶的前世
曾在《广雅》里做注脚

那些荆巴间的采叶人
把饼茶压成月亮
让它在骆驼背上颠簸
直到万里茶道长出新的年轮

今夜我泡开一壶
看见茶汤里浮沉着
永乐皇帝的圣旨
和南水北调的印信

三、丹江口来信

水库把天空收进眼底
水位线上，旧茶园还在生长
移民带走故乡的土
在异地种下同一轮月亮

茶苗在新家扎根
根须穿过省界
像一封没有邮编的信
寄往未来的某个清晨

我在茶梗断裂的声音里
听见方言在迁徙
听见推土机与采茶谣
达成某种和解

每一杯武当山茶
都是汉江写给人间的
情书，水知道答案
茶替水说出

四、论茶道

山人在紫霄殿前扫落叶
扫帚划出的弧线
与茶汤的涟漪
共用同一套语法

他们说，茶要慢慢喝
让味蕾在舌尖建一座宫观
等回甘从梁柱间漏下

像月光穿过槠叶

我把茶杯举到耳畔
听见永乐大帝的船队
在杯壁留下回声
听见马帮的铃铛
改编成高铁的汽笛

这不是隐喻
是武当山茶教会我的
另一种时间观——

五、结语：杯底有山

最后一泡，味道淡了
但杯底还卧着
八百里武当的倒影

我合上杯盖
听见采茶人又上山了
他们走在等高线上
走在等高线的
虚线里

那里，云正在记账
水正在写信
茶正在成为茶
——正如此刻
我正在成为我

五色茶经

◇李 静

之一·碧

自神农尝百草的时代起
那一叶碧就在北纬三十二度生根
晨雾磨亮紫霄殿的飞檐
露珠在骞林树的翡翠间打坐

采茶人的指尖是另一片云雾
八仙观前，老茶树还在讲它的故事——
曾有八仙煮茶于树下，茶醉得道
如今满山茶树举着嫩绿的火焰
在秦巴山脉的胸脯上
写一部无字的《道德经》

之二·青

把武当的清气饮进肺腑
就分不清是茶在修道
还是人在返老还童

张三丰运功时云从袖底涌出
方圆百里的茶叶林受了灵气涵养
三月三的茶敬之后

九月九的茶汤又斟满一千年

青烟穿过隐仙岩
那碗甜茶还在元代的火炉上温着
而汉江已把茶香推向下游的万里江湖

之三・琥珀

瓦罐里沉着一片宋朝的月光
山人自种云腴，采摘玉英
琥珀色的茶汤照见五龙宫的晚钟

七里峰下，炉火千年未熄
南来北往的香客坐下
一碗太和茶消尽风尘
起身时，把半座武当山揣进衣襟

这就是茶与世间的对话——
不说沧桑
只说回甘

之四・赭

汉江涨了又落
古茶道的赭红色石板记得每一声驼铃

那一日，茶叶从均州码头溯江而下
经襄阳，走南阳
穿越蒙古高原的万里风沙
赭色的茶砖在恰克图被白雪包裹
俄罗斯人的茶炊里
煮着武当山的一场春雨

三百年商道的赭褐遗存
至今还在秦巴山脉的岩缝中
散发着温热的余香

之五・鎏金

古老的世纪动脉再度涌动
万里茶道披上新的鎏金
中蒙俄三国的手握在一起
将尘封的遗产捧向世界的殿堂

太和茶从明朝的贡品单里醒来
非遗的炒茶技艺重新点火
一片片翡翠色的叶子
翻越秦岭，穿过互联网的云端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化作滚烫的汤色

山茶的金色不只是鎏金殿的余晖
更是无数双手捧出的东方之光
在“一带一路”的版图上
续写这片绿叶与人类对话的新章

循着一枚叶子的脉络

◇薛培新

一

翻开一册《神农本草经》
采药的炎帝，为我捎来一枚古老汉字
——荼。减一笔，作一座山偏旁

东方树叶，在武当
开始了它道法自然的生涯
道。隐居。秦巴腹地的盎然古韵

咀嚼，获取它的苦与回甘
这高香鲜爽，从源头汩汩涌来
迤逦过七十二峰，足以覆盖明亮路径

二

天人合一。山人执心灯
缓缓走在古神道上
照亮深山崖壁间的野生茶树

太和。作为一种贡品
它必须有着骞林应祥的征兆
月光下，舒展翡翠枝琉璃叶

以萌芽，以践行，施以众生
茶性，道义。返璞归真
我们需要沐一缕茶香，醍醐灌顶

三

嚯，我又看见比屋之饮
竟日执茶器不倦的，不仅官员、
诗客和别茶人
还有市井之徒。

茶烟，弥漫成啸怀豪气
哦，风轻云淡，谁安放下一段衷肠
与我盏茶言欢荆渝间

聊叙下千载武当山茶
其实一直驻扎在我们体内
氤氲不散。端起，青山故人对面入座

四

在梅子垭，五十六株古茶树
为我掀开秦风楚韵
贡茶传说碑上，取不尽的袅袅茶话

或许，它学会了以另一种方式
替尘世解渴，去暑热
瞧，古贡井旁，茶园提着青绿罗裙

翘首等待那个被流放的人
江山社稷，宿命国祚。李显呐
在世道上颠沛流离，不如坐下来
饮一杯

五

采叶作饼者
施我以炙热茶汤。持托端饮
隔夜的宿醉，化作孱沸于宿命的泉涌

私语入丹田。我有大番肺腑之言
说与人间的清醒听
这澄澈荡漾中，必有雷霆大音

六

制茶术
摊晾、揉捻、杀青、焙火
漫长修炼，犹如觉醒
等叶络延伸向心扉，可抵和静怡真
清香碧绿，蕴含天地清气

我熟悉这平和至极的武当山茶
柔柔地展开，为我指点迷津

前方定有一个澄明的世界

七

仙山，香茗。我若去见你
就着一袭青衫云雾
在春风沉醉时刻，游心太玄

动静得宜，体悟茶中乾坤
这从刀峰剑壁
不正是太虚仙境里
峭立的青葱芽叶

清音自太古传来，松涛流泉
填满我自肌肤至灵魂的每个空隙
此刻，我觅寻的叶子
正在金顶擎日而出

八

听一听，哒哒过茶马古道的
自西关老街，过千家坪
入梅子垭……登音荡漾

巴山峡川，写入茶经之源
如一生津甘润的词条
穿梭沧桑与春风
牵挂怀乡人心怀

此刻，出关垭的武当山茶
再次接到通关文牒。向前，面向
自由碧海
登音洪亮，我深信
万里茶道没有终点

九

现在，茶从天柱峰回来
带给我邂逅的惊喜
它将与我共享一座山源远流长的
意义
轮回之中自有山水与智慧的平衡
且容我瀹泡独啜，品味光阴浮沉

鲜馥，如环绕自身的时间
虚空，但有生生不息的力
正在拔节这片
长满传奇和茶树的土地

武当山茶·五行组诗

◇陈俊泽

其一：水德

武当之名，言非玄武不足以当之。在天垂象，在地成形。星垂北天，龟蛇缠度，应五行水德。大道有源，自天一生水，故以水德为始，利万物而不争。水德润下、主智。为柔软寂静之意象，凸显滋味调和丰润，以应武当山茶云雾茶种品类。诗曰：

太和烟雨浸新芽，汉水依偎守岁华。
智由水蕴灵苗秀，丹心赤诚遍云涯。

其二：木德

由水生木，木德曲直、主仁。上天有好生之仁德，凸显滋味鲜冽、生机益人，以应武当山茶春茶品类。诗曰：

磨针井畔发新丛，针立青峰翠几重。
仁者生生毫端见，无边博大自从容。

其三：火德

由木生火，火德炎上、主礼。为气息升腾之意象，凸显滋味上扬温暖，以应武当山茶

红茶品类。诗曰：

丹炉九转炼灵芽，汤色流光映紫霞。
礼教文明德风暖，茶香升腾达仙家。

其四：土德

由火生土，土德包容、主信。取紫霄、老树等意象，凸显滋味厚重深沉，以应武当山茶古树品类。诗曰：

盘根紫霄几经霜，老干虬枝自吐芳。
信有真意藏厚土，千年一味历沧桑。

其五：金德

由土生金，金德刚直、主义。凸显滋味干净利落，以应武当山茶剑茶品类。

剑自灵山鞘带霜，银毫挺秀隐锋芒。
义涵云天澄如练，凌霄座上清气长。

武当山下茶香远——湖北十堰『武当山茶』产业发展纪实

◇邹彩芹

八百里武当，钟灵毓秀；三千里汉江，浸润茶香。

早春时节，驱车行驶在武当山区的盘山公路上，云雾在山腰缠绕，茶树在云雾间吐翠。推开车窗，湿润的空气里裹着淡淡的茶香。这是新芽初绽的气息，也是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温润如一的呼吸。山风拂过，满山的茶树沙沙作响，像在低语，又像在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

《广雅》载“荆巴间采叶作饼”，《茶经》载巴山峡川“比屋之饮”。十堰，这座因车而建、因山而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身份——中国最古老的茶产地之一，“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史料记载，早在唐代，武当山地区就开始大规模种茶，所产茶叶通过汉江水路运往襄阳、汉口，再经陆路北上，远销蒙古、俄罗斯。

茶叶的芬芳，曾沿着这条古老的商道，飘散万里。

第一章 山中岁月长

在武当山景区腹地，海拔 800 余米的八

仙观村，常年云雾缭绕，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充沛，被誉为“天然氧吧”。这里是一个因茶而兴、因茶而名的传奇村落。村名“八仙观”本身就带着仙气。相传吕洞宾等八仙曾在此驻足观茶、品茗论道，留下了“八仙观茶”的千古佳话。

清晨五点，天还没亮透，八仙观村的茶农们已经背着竹篓上山了。露水打湿了裤脚，山路湿滑，但他们脚步轻快。这是春茶采摘的季节，一刻也耽误不得。采茶讲究时辰，太阳出来前采摘的芽叶，带着夜露的滋润，内含物质最丰富，制成的茶叶香气最清雅。

“一芽一叶，不能多，不能少。”60 多岁的老茶农王德厚一边采摘一边说。他的手指在茶树枝头跳跃，像弹钢琴一样精准，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捏，芽叶便完整地落入掌心。这样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上万次，几十年如一日。“采茶不能掐，掐了断面就坏了，要提，轻轻提起来。”他摊开手掌给我看，指腹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茶渍，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也是这片土地对他的馈赠。

1987 年，八仙观茶叶总场在此建立。彼时，谁也想不到，这个深藏大山的小茶场，日后会成为湖北省首屈一指的高档名优茶出口企业。建厂之初，条件艰苦。没有像样的厂房，就在农户家里炒茶；没有专业设备，就靠一口铁锅、一双手；没有销售渠道，老厂长就背着茶叶样品，坐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去北京、上海推销。

“那时候苦啊，但大家心里有股劲。”王德厚回忆说，“武当山自古就产好茶，我们不能让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断在我们手里。”

这股劲，支撑着八仙观人走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岁月。如今，八仙观村拥有 3000 余亩高标准生态有机茶园，茶场引进了国际一流的机械设备 50 台套，拥有 20 多名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茶叶通过了欧盟有机食品认证和 ISO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有机”二字不是随便说说的，它意味着从土壤到水源、从施肥到采摘、从加工到包装，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国际最严格的标准。

“老外认这个。”王德厚笑着说，他抓起一把刚炒好的干茶让我看。条索紧细，色泽翠绿，白毫显露，放在鼻尖一闻，有一股淡淡的板栗香。“你尝尝。”他给我泡了一碗，茶汤清澈明亮，入口鲜爽，回甘悠长，三泡之后，香气依然不减。

“这就是武当山的味道。”王德厚说这话时，眼睛里有一种光，那是匠人对作品的自豪，是农人对山川的眷恋，更是一个时代见证者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

第二章 从“百花齐放”到“一舰出海”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十堰的茶叶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有好茶，无名牌。

“以前我们自己有品牌，像‘圣水’‘梅子贡’‘龙王垭’，名字都好听，但只能在县里卖，出了十堰没人知道。”竹山县城关镇宽坪村的茶农李建华回忆说。他种了二十多年茶，最发愁的不是种不出好茶，而是卖不出好价钱。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全市 600 多家茶企，各自为政，品牌杂乱，市场认知度低，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有些茶企为了生存，甚至沦为外地品牌的原料供应商。把最好的鲜叶卖给外地企业，别人加工包装后，价格翻上几倍甚至十几倍。

改变始于 2021 年。这一年，十堰市决定整合茶叶品牌资源，全力打造“武当山茶”区域公用品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整合的过程并不容易。品牌怎么定？标准怎么立？利益怎么分？每个问题都涉及方方面面的博弈。但十堰决心坚定：品牌整合是大势所趋，迟整合不如早整合，被动整合不如主动整合。

经过反复论证，“武当山茶”品牌应运而生。这个品牌名有两个

关键词：一是“武当”，借势武当山的世界知名度；二是“山”，强调高山茶的原生态特质。

效果立竿见影。李建华算了一笔账：“加入‘武当山茶’品牌后，茶叶很快进入武汉、西安、北京、东北市场，夏叶和秋叶经加工销往国外，每亩增收 2000 多元。”他家有八亩茶园，仅此一项，年增收就超过一万六千元。“以前种茶是糊口，现在种茶是致富。”李建华的脸上，笑容实实在在。

2025 年 1 月，湖北省茶叶协会公布第三批“楚天好茶”授权企业名单，全省 41 家茶企入选，其中十堰市独占 11 家，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数据更有说服力。目前，十堰全市茶园总面积近 100 万亩，茶产业链综合产值 120 亿元。根据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评估，“武当山茶”品牌价值位列全省绿茶类首位。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十堰茶叶，终于从“养在深闺人未识”走向了“天下谁人不识君”。

第三章 竹山 30 万亩茶园的“硒”望之路

在十堰的茶叶版图上，竹山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武当山茶”品牌矩阵中的一张王牌。

这里地处秦巴山腹地，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土壤富含一种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的微量元素“硒”。硒被科学家称为“长寿元素”“抗癌之王”，中国是一个缺硒大国，而竹山恰恰是一块富硒宝地。

2025 年，湖北省地质局发布权威检测报告：竹山县 7.86 万亩地

块被认定为绿色富硒土地，硒平均含量高达 1.105 毫克 / 公斤，是湖北省认定面积最大的天然富硒地块。这个消息一出，竹山茶农们沸腾了。原来他们天天侍弄的土地，竟藏着这样的“金疙瘩”。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富硒茶是真正的健康茶。”竹山县茶办副主任王兴明介绍，目前全县茶园面积达 30 万亩，年茶叶产量近 1.56 万吨，综合产值达 70 亿元，产业覆盖 4 万多农户、20 万茶农。也就是说，竹山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与茶产业有关。

依托富硒土地的独特优势，竹山县与湖北省富硒产业研究院、中国茶叶研究所深度合作，建立专家工作站，制定硒茶生产、加工、检测系列标准，推动硒茶从“好产品”向“好品牌”跃升。专家工作站里，常年有科研人员驻守，他们对竹山茶叶进行持续跟踪检测，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硒含量稳定在国家标准范围内。

“富硒不是噱头，是实打实的健康价值。”王兴明说，竹山硒茶经检测，有机硒占比超过 80%，极易被人体吸收。长期饮用，对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有积极作用。

目前，全县授权使用“武当山茶”商标的经营主体 43 家，授权使用“竹山硒茶”公用品牌 20 家。从深山里的农特产品到香飘全国的知名品牌，竹山茶叶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

“以前一亩茶园收入两三千元，现在好的能到五六千元。”茶农张大爷笑着说。他的儿子去年从外地打工回来，接手了家里的茶园。“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挣五六千，刨去房租吃饭，到手没多少。现在在家种茶，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能挣这么多，还能照顾老人孩子，划算。”

张大爷算了一笔细账：他家五亩茶园，春茶卖鲜叶，每斤 80 到 120 元，一亩能采四五十斤；夏秋茶加工成红茶、黑茶，价格低一些但产量高。加上政府补贴、合作社分红，一年下来纯收入三万多。“比种庄稼强多了。”张大爷说这话时，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笑容荡漾。

第四章 茶旅融合，茶园变景区

如果说品牌整合解决了“怎么卖”的问题，那么茶旅融合则回答了“怎么发展”的问题。

2026 年 3 月 29 日，竹山县城关镇刘家山生态茶园，300 余名徒步爱好者穿行于层层叠翠的茶垄之间，开启了第四届茶旅文化月的春茶开采活动。天空飘着蒙蒙细雨，但大家的热情丝毫不减。雨中的茶园别有一番韵味，茶山如洗，翠色欲滴，云雾在山间游走，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这已经是竹山连续第四年举办这样的活动。从最初的尝试探索到如今的品牌成型，刘家山茶园徒步已成为竹山茶旅融合的一张亮丽名片。四年来，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

“活动设置了开园、说茶、游园、炒茶、品茶、礼茶六大篇章，徒步挑战赛的打卡点从最初的 4 个逐步增加到 10 个，内容越来越丰富。”竹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罗淳介绍，活动通过“体育 +、文化 +、旅游 +”融合的方式，让更多游客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丽茶乡的独特魅力。

沿途，游客们不仅可以在“茶韵留影”打卡点定格茶园春光，还能在“茶雅品茗”点亲手泡制一杯硒茶，在“茶园趣玩”点与孩子完成互动游戏。十多名非遗制茶师傅现场炒制春茶，缕缕茶香弥漫山间。

“第一次看到茶叶是怎么炒出来的，太神奇了！”来自武汉的游客刘女士兴奋地说。她带着孩子参加了亲子采茶体验，小朋友背着小竹篓，在茶园里忙得不亦乐乎。“以前孩子只喝饮料，不喝茶。今天自己采了茶，看了炒茶，主动说要尝尝茶是什么味道。”

“边走边赏，边玩边看”的沉浸式体验，让徒步不再只是一场竞技，

更成为一场可参与、可触摸的茶文化之旅。这种模式带来的不仅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以前茶叶卖不出去，现在游客上门来买，价格还更高。”刘家山脚下开农家乐的陈老板笑着说。他的院子能摆十几桌，茶季时天天爆满。“客人住下来，白天采茶、品茶，晚上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走的时候还要买几斤茶叶带走。光茶叶这一块，我一年能卖出去一两千斤。”陈老板算了一笔账，他一年下来毛收入六七十万，“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

这正是“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的生动实践。茶旅融合，让茶园变成了景区，让流量变成了增量，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第五章“可带走的风景”

产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

2025 年 11 月 5 日，武当山特区“武当工匠”茶艺师职业技能大赛举行，来自辖区茶企、民宿及文旅单位的 25 名茶艺爱好者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古琴悠扬，茶香袅袅，选手们身着传统服饰，端坐茶席前，一招一式，行云流水。

“传承古法，但不拘泥于形；创新茶语，但不忘茶之本。”刚刚捧起一等奖奖杯的韩艳飞这样总结她的夺冠秘诀。她从事茶文化行业已有多年，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

韩艳飞的茶席采用自然极简风格。一方粗麻布，一只粗陶壶，两只白瓷杯，几枝枯荷点缀其间。整体色调素雅，融入道家“清静无为”的元素，营造出“静而不争”的氛围。比赛中，她现场弹奏古琴曲《高山流水》，琴声与茶香交融，12 分钟内完成解说、赏茶、冲泡、奉茶

等全部流程，茶汤金黄油润、香气馥郁，赢得 3 位裁判全票高分。

“最难的是‘茶席叙事’环节。”韩艳飞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要把道家刚柔相济、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与茶性融合，实现可观、品、悟的沉浸式体验。不是简单地泡一杯茶，而是要通过这杯茶，让品茶人体会到武当山的精神气质。”

评委对她的评价是：“茶艺精湛，文化底蕴深厚，做到了技与道的统一。”韩艳飞说，下一步，她计划开设研学课堂，把夺冠茶席打造成游客可预约的固定体验项目，让武当山的好茶和茶艺成为游客“带得走的风景”。“游客来了，不只是喝一杯茶，还能学到茶艺，了解茶文化，带走一段美好的记忆。”

武当山特区人社局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当地围绕民宿管家、茶艺师等涉旅行业开展系统培训，构建了涵盖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等环节的政策体系。一批既懂技术又通晓文化的复合型人才正在成长起来，为茶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武当山特区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仅要种好茶、做好茶，还要培养会讲茶故事的人。让每一个来武当山的游客，都能通过一杯茶，爱上这座山，记住这座山。”

第六章　武当 IP 的全球影响力

武当山的吸引力，早已超越了国界。

2025 年 5 月，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 10 个国家的 20 名外籍学员开启为期 10 天的养生之旅。他们住在山上的道观里，每天习武、打坐、品茶，练习武当太极。同年 10 月的国际武当太极文化节上，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齐聚武当，切磋武艺，交流文化。

美国的杰克·平尼克已在武当山学习武术十几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的故事在海外引发热议。在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采访时，他说：“武当山不仅是一座山，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我学会了慢下来，学会了与自然相处，学会了在一杯茶里找到内心的平静。”

这些外国友人不仅是武当太极爱好者，很多人也是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在他们看来，太极拳和茶道是相通的。都讲究“气”，讲究“静”，讲究“天人合一”。喝武当山的茶，打武当太极，呼吸武当山的空气，这是一种完整的文化体验。

“在国外，武当山的名气很大。”一位从事茶叶出口的贸易商说，“贴上‘武当’两个字，茶叶就好卖。武当山、太极拳、道家文化，外国人认这个。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代表着神秘、健康、智慧。”

事实上，“武当山茶”的品牌溢价能力正在显现。八仙观茶场的产品已经进入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市场，年出口创汇达 200 余万元。虽然这个数字在整个产业中占比不大，但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武当山茶”已经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和底气。

2025 年，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接待游客突破 1400 万人次，境外游客 8.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4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0%、28%、36%。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速。

第七章 三茶统筹，擘画产业新蓝图

站在新的起点上，十堰茶产业正在谋划更大的棋局。

2025 年 11 月，十堰市召开武当山茶产业发展座谈会，市政协主席、市茶叶产业链链长蔡贤忠强调，要按照“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统筹发展的重要理念，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深度融合。

怎么融合？路径清晰。

在市场开拓上，立足国内、放眼国际，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形成“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产业发展格局。国内市场重点开拓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消费能力强、品牌接受度高的区域；国际市场则借助“一带一路”倡议，重返“万里茶道”，开拓中亚、东欧市场。

在产品创新上，精准细分市场，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工艺水平，抢抓“银发经济”与“年轻化趋势”两大消费浪潮。针对中老年消费者，开发富硒养生茶、降糖茶等功能性产品；针对年轻消费者，开发冷泡茶、茶饮料、茶食品等新式茶饮。传统与现代并重，两条腿走路。

在科技支撑上，坚持绿色生产，完善标准体系，加强人才培养，构建立体化宣传推广矩阵。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加工工艺等方面持续攻关。同时，建立从茶园到茶杯的全链条追溯体系，确保每一片茶叶都安全、放心。

在融合发展上，推动“茶旅 + 康养、茶旅 + 山水、茶旅 + 农业、茶旅 + 体育”等多业态深度融合。依托武当山的康养资源，开发“茶 + 养生”“茶 + 武术”“茶 + 禅修”等特色产品，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第八章 武当山下，茶香正远

从八仙观村的袅袅茶香，到竹山茶园的徒步人潮；从茶艺师大赛上的指尖技艺，到国际市场货架上的“武当山茶”标识，十堰茶产业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传承与创新、守正与出奇、富民与兴业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有老茶农布满茶渍的双手——那双手，见证了几代人的坚守；有茶艺师行云流水的冲泡——那杯茶，承载着千年的文化；有游客在茶园里的欢声笑语——那片叶，连接着城市与乡村；有海外友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那座山，讲述着中国的故事。

2026 年的春天已经到来，武当山下的茶树又吐新绿。惊蛰过后，几场春雨，茶园里一片生机盎然。再过不久，新茶就要上市了。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不仅是一罐罐茶叶，更是这座仙山千年的文化积淀，是这片水土养育的匠心精神，是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离开武当山的那天清晨，我又去了一趟八仙观村。王德厚正在茶园里忙碌，看到我，招招手：“来，尝尝今年的头采。”他给我泡了一碗新茶，茶汤还是那样清澈，香气还是那样清雅。我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

武当山下，茶香正远。

一片叶子的信仰——武当山茶的时代叙事

◇王超亿

武当山的层峦叠嶂间，那些扎根于岩壁缝隙的古茶树，正在晨雾中舒展嫩芽。它们不知道，自己的前生曾在元代被诗人吟咏为“七宝林中上界奇”，也不知道自己的叶片曾在明代被当作皇室贡品230年之久。它们只是安静地长着，在这片被称作“天下第一仙山”的秘境中，年复一年地完成着生命循环——抽芽、展叶、被采摘、被揉捻、被焙制，成为人世间的一缕清香。

八百里武当，三千里汉江。在十堰这片土地上，茶不仅仅是饮品，是文化的物质载体，还是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柱，一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的核心引擎。当“武当山茶”四个字出现在全国绿茶区域公用品牌二十强的榜单上，当武当山茶综合产值突破120亿元，这片叶子背后的故事，远比一杯茶汤更为深厚绵长。

《群芳谱》中有“茶宝”

十堰地处北纬32°，秦巴腹地，汉江环流，四季分明，云雾充沛，是茶树的理想栖

息地。在古代，这里的人们便开始精选茶树，以独特工艺制茶，探寻涤烦之道。

最令人惊叹的是武当山特有的骞林茶——一种生长于海拔 800 至 1200 米岩壁缝隙中的野生岩茶。史载其树“萌芽菡秀，细叶纷披，瑶光玉彩，依岩扑石，清香芬散，异于群卉”。现存古茶树最高达 10 米，最大基围 3.3 米，根系呈藤萝交裹之势。这种茶冲泡后初涩后甘，三泡转现金银花香，明代园艺学家王象晋在其植物学和农学巨著《群芳谱》中誉其为“茶宝”。

元代刘道明在《武当福地总真集》中记载，武当山当时只有两棵骞林茶树——金顶上一棵，五龙宫涧滨一棵。明代永乐年间大规模修建武当山宫观时，还出现了“骞林应祥”的瑞应故事：“世传武当山骞林叶能愈诸疾，自昔以来人皆敬重，未始有得之者”。2008 年，骞林茶获地理标志认证，2009 年列入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进入现代保护与传承的新阶段。

但武当山茶的内涵远不止于一株珍稀古树，更以道家哲学为基础，形成了独特的传统茶饮文化，请水敬茶仪式、茶艺表演、诗文吟咏，构成了一个兼具礼仪性与精神性的文化体系。今天，这里的人们将茶艺与武当太极、武当音乐、传统舞蹈等融为一体，在全国茶艺师职业技能大赛中屡获殊荣。

从元代诗人的吟咏到明代皇室贡品，从山水清音到世界舞台，武当山茶承载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鄂西北群山深处沉淀下来的一缕馨香。

一片叶子与百亿产业

地处鄂西北的十堰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辖

10 个县市区，全域盛产茶叶，形成了“竹房百公里茶叶长廊”和环丹江口库区重点茶叶乡镇为主产区的产业发展格局，先后获评中国有机绿茶之乡、中国高香型生态绿茶之乡、全国首批生态低碳茶整建制推进试点市，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中国特色农产品茶叶优势区。

截至 2025 年底，全市茶叶面积近 100 万亩，总产量 3.42 万吨，综合产值 120 亿元。竹山县、竹溪县跻身胡润中国茶业百强县，竹山茶叶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予以推介的优质地理产品。

品牌的力量在持续释放。2024 年，武当山茶在全省率先举办实物标准样发布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盛赞“武当山茶绿茶的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达到中国同类型产品领先水平”。2026 年 1 月，在“楚天好”茶第三批授权企业名单中，十堰 11 家企业入选，授权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护航。2025 年 3 月，竹山县发布“茶十条”——十项核心政策支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基地建设、产品开发、品牌认证到市场营销、社会化服务，构建起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在金融支持方面，十堰市创新“再贷款 + 特色产业”模式，指导金融机构出台了“茶农贷”“茶商贷”“茶企贷”等一系列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竹溪县则通过社会化服务推动服务从单点零散向全链条集成升级，2025 年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 40% 以上农户，亩均生产成本降低 20% 以上。

十堰市锚定“提升绿茶、做优红茶、精耕白茶、创新岩茶、开发抹茶”的发展路径，以市场导向驱动全链条升级，在品牌打造、市场开拓、科技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茶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迈进。

茶香十里 竹山“乡”遇

在武当山茶的版图上，竹山县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县城，拥有 30 万亩稳定种植的生态茶园，干茶年产量达 2 万吨，综合产值超 70 亿元，茶产业从业人员超过 20 万人，连续三年入选“全国重点产茶县域”，并获评“全国科技助农示范县域”。

竹山茶最独特的竞争力，在于一个“硒”字。富硒土壤赋予了竹山茶叶得天独厚的健康属性。全县授权使用“武当山茶”商标的经营主体 43 家，授权使用“竹山硒茶”公用品牌 20 家。从深山里的农特产品到香飘全国的知名品牌，竹山茶叶完成了一场华丽转身。

2026 年 3 月 29 日，竹山县城关镇刘家山村生态茶园，“武当山茶·竹山硒茶”第四届茶旅文化月暨春茶开采活动火热启幕。青山叠翠间，采茶人的身影与游客的欢笑交织在一起。自首届茶旅文化月举办以来，竹山以茶为媒，串联刘家山、女娲山等茶山景点，构建起“饮、食、疗、游”茶旅产业链，推动三产深度融合，擦亮“茶香十里·竹山乡遇”品牌。

走进刘家山村生态茶园，层层茶垄随山势蜿蜒，新芽在晨露中泛着嫩绿的微光。茶园坚持有机管护模式，确保每一片茶叶的天然品质。在竹山，类似的生态茶园遍布全县 30 万亩。从茶园管理到采摘加工，从品牌推广到茶旅融合，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

茶农·工匠·企业家

产业的背后是人。一片叶子之所以能够撬动百亿产业，靠的是无数茶农、工匠、企业家的双手与智慧。他们的故事，构成了武当山茶

最动人的篇章。

出生在茶叶世家的余盛林，祖祖辈辈以种茶、制茶为生。大学毕业后在外打拼时，一个细节刺痛了他：深圳的茶叶一克就卖到几十块钱，而家乡的茶叶却乏人问津。他毅然决定返乡创业，回到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

创业之初并不顺利。第一年采摘的茶叶质量参差不齐，亏损十几万元。村民张少军曾断言：“他这个人，再干十年他都干不成。”但余盛林没有放弃，经过仔细分析，发现农户采摘鲜叶的大小与制茶方式各有不同，导致产品质量难以统一。他迅速成立老母荒云雾剑茶叶专业合作社，按照行业标准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统一定价。

他与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合作，以技术革新培育核心竞争力。2022 年，老母荒武当山茶销售量达到两千多万元，带动柏林镇秦家坪村 400 多位村民增收致富。

在张湾区柏林镇白马山村，“全市制茶十大工匠”刘祥银的制茶车间里摆满了机器，他骄傲地说：“这些机器绝大部分是我手工制作或改良的，实用性很高，目的是让制茶效率更高，做出来的茶叶品质也更好。”

刘祥银今年 62 岁，从 1998 年开始制茶，至今已有 27 年。“你们闻闻杯子里的茶，是不是香气浓郁？喝进嘴里，是不是感觉茶味特别浓厚有劲？”说起茶叶，刘祥银一脸兴奋。他用 27 年的坚守诠释了“工匠精神”四个字的分量。

在丹江口市浪河镇，吴红梅的故事堪称传奇。2013 年，台资企业遗留的茶园因股东纠纷荒废，273 户茶农被拖欠 200 多万元租金和工资。吴红梅临危受命，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2015 年，连续亏损的压力迫使她做出改变。她踏上了漫长的学习之路——参加广交会、

走访行业展会、报名各类培训。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接触到出口贸易，凭借十堰高山茶的独特品质，逐步打开国际市场，最高峰时，茶厂出口额突破 1000 万美元，产品远销韩国、马来西亚等地。现在，她又开始开发抹茶粉、茶叶面膜等衍生品，推出便携杯茶，探索茶旅融合。

希望的田野

茶产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让农民受益，让乡村变美。

在武当山太山庙村，清明至谷雨间的春茶采摘季是最热闹的时节。村民卢腊平一边忙碌一边笑着说：“采茶全凭手快不快，熟手一天能挣二百多块，新手慢点儿也有一百来块，这一整个春茶季下来，每人能挣三千块钱左右，既能照看家里，又能挣点零花钱。”

村党支部书记余保清介绍，2014 年新建的四块茶园如今已成为村里的特色产业支柱，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5 万元左右。“我们依托武当山的生态优势，深耕春茶种植多年，让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村民增收、村集体增效的‘致富芽’。”

在竹山县上庸镇大泉山村，第三届“武当山茶”开采新闻发布会现场，大型采茶舞表演在茶园里举行，茶农与游客一同沉浸在茶香与欢乐之中。这种“茶香十里，竹山乡遇”的模式，正在成为十堰茶旅融合的标杆。

在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全镇茶园面积已达 1.5 万亩，成为丹江口市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团队采用“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就业、引导入股等方式，辐射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在骞林茶产业中，狮子峰茶叶专业合作社通过“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将 1000 余亩集体茶园建成生态示范基地，带动 83 户村民参与标准化种植，年产茶叶 3000 余斤，

年产值突破 100 万元。

这些来自基层的故事，展现了“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模式的强大生命力，也见证了茶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回望武当山茶的前世今生，不禁令人感慨：从千年道茶的文化积淀到百亿产业的蓬勃崛起，这片叶子承载的，不仅仅是茶农的汗水、工匠的匠心、企业家的胆识，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信仰——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片叶子，可以很轻，轻到随风飘落；一片叶子，也可以很重，重到撬动百亿产业、支撑万千家庭的希望。武当山茶的未来，正如春日茶园中那嫩绿的新芽——充满生机，无限可能。

茶兴十堰 叶润民生

——武当山茶的千年蝶变与时代华章

◇李庆保

站在武当山金顶，极目远眺，群山逶迤，云缠雾绕，若隐若现；脚下，汉江像一条碧绿的绸带，蜿蜒流淌，滋养着两岸的土地。这里是湖北十堰，一座被仙山环抱、被汉江滋养的城市，这里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地、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更是一座藏着千年茶韵的古老茶乡。

从《广雅》“荆巴间采叶作饼”的古老记载，到《茶经》巴山峡川“比屋之饮”的热闹盛景；从古代皇室贡品的尊贵，到如今走向世界的荣光；从山里人自产自饮的寻常饮品，到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的“黄金叶”，武当山茶在光阴流转中，历经风雨，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蝶变，书写着十堰乡村振兴的动人篇章。

一、千年茶脉，在岁月中沉淀

十堰种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荆巴之地的先民就已经发现了茶树的妙用——他们采摘山间的鲜叶，晒干后，煮成茶汤，既能解渴，又能驱散山间的寒气。《广雅》里记载的“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

饼成以米膏出之”，就是十堰茶产业最早的文字记录。

到了唐代，十堰的茶叶迎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那时候，均州（今丹江口市）是全国有名的茶产地，这里产的茶叶，色泽翠绿，香气清高，滋味鲜爽，被列为皇室贡品。每年春天，茶农们忙着采茶、制茶，均州城的茶坊里，日夜都有制茶的烟火，茶商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收购茶叶，再通过汉江，运往长安、洛阳等大城市。汉江面上，商船往来不绝，装满茶叶的船帆，在江风里轻轻摇曳，茶香顺着江水，飘出很远很远。那时候的均州城，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茶、饮茶，“比屋之饮”成为常态，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爱泡上一杯热茶，聊聊家常，谈谈生计，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慢慢扎下了根。

明代永乐年间，武当山迎来了皇家营建的鼎盛时期，明成祖朱棣在武当山修建 33 处宫观、39 座桥梁，武当山遂成“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人们在山间开辟茶园，种茶、制茶、品茶，把道家“天人合一”“尊生贵生”的理念，融入到茶事的每一个环节。这里的人们认为，茶是自然的馈赠，种茶要顺应节气，制茶要顺应本心，品茶要澄心净虑。他们煮茶论道，在茶香中体悟“道法自然”的真谛，在静谧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从此，让武当山茶有了不一样的内涵，成为兼具自然品质与精神价值的特色饮品。

明清时期，武当山茶的种植规模越来越大，制茶技艺也越来越成熟。那时候，除了均州，竹溪、竹山、房县等地方，也开始广泛种植茶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茶叶品种。竹溪的贡茶，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竹山的硒茶，富含矿物质，口感鲜爽；丹江口的骞林茶，带着淡淡的药香，深受当地人喜爱。那时候，十堰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远销到蒙古、俄罗斯等地，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茶商们沿着古道，一路向西，把武当山茶的清香，带到了遥远的异国他乡。

二、生态赋能，铸就品质之魂

“好山好水出好茶”，这句话，在十堰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十堰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让茶树的生长速度放缓，有足够的时间积累养分，武当山茶因此香气更浓、滋味更鲜。更重要的是，十堰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为了守护一江清水向北流，十堰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境内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70% 以上，空气质量优良，水质纯净，土壤肥沃，滋养着武当山茶，让它保持着最本真的品质。

竹山县，是武当山茶的核心产区之一，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湖北省面积最大的天然富硒地块 7.86 万亩，土壤里的硒平均含量，达到了 1.105 毫克 / 公斤，是国家认定标准的近三倍。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能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竹山说，喝茶能强身健体，因为土里有“宝贝”。现在我知道，这个“宝贝”就是硒。富硒土壤孕育出的武当硒茶，每公斤茶叶里的硒含量达到了 2.978 毫克，符合国家富硒茶标准，水浸出物高达 44%，硒、锶等多种矿物质富集，泡出来的茶汤，清亮透亮，喝一口，鲜爽甘醇，余味悠长。

为了守护武当山茶的生态品质，十堰市始终坚持“生态兴茶、绿色兴茶”的理念，制定了严格的茶园管理标准，禁止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物质，推广有机肥施用、生物防治等绿色种植技术。在竹山县的富硒茶园里，茶农们都是人工除草、手工采摘，每一片茶叶，都要经过精心挑选，只留最嫩的一芽一叶。王大爷种茶四十多年，从来不用化肥农药，他说：“用了化肥农药，茶的味道就变了，对不起这片好山水。”在十堰，像王大爷这样的茶农，还有很多，他们用自己的坚守，守护着武当山茶的品质，也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科学的种植与加工技术，也是武当山

茶品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十堰市与湖北省富硒产业研究院、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建立了专家工作站，组织专家，深入茶园，指导茶农科学种植，联合制定了硒茶生产、加工、检测的系列标准，从源头保障茶叶的品质。同时，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改良茶树品种，培育出了圣水绿茶、竹山红、龙王垭绿茶等一系列特色品种，丰富了武当山茶的产品体系。以前，咱们十堰的茶叶，大多是绿茶，现在，有了红茶、白茶、黑茶、岩茶、抹茶，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在制茶工艺上，十堰茶人，始终坚守传统，又不断创新。传统的武当山茶制作工艺，包括摊晾、揉捻、杀青、干燥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老制茶人，凭借着多年的经验，精准把控每一个环节——摊晾的时间，揉捻的力度，杀青的温度，既是熟能生巧的工艺参数，也是人与茶的和合相处之道。

三、匠心坚守，传承制茶技艺

武当山茶的千年传承，离不开一代代制茶人的匠心坚守。在十堰，有很多坚守传统制茶技艺的老艺人，他们一辈子与茶为伴，把自己的青春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片茶园里，用双手，守护着武当山茶的品质与韵味。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生的坚守，把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

王学范，是竹溪县一名资深的制茶人，今年 60 岁，从事制茶工作已有 40 余年。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制茶人，他从小在茶坊里长大，看着父亲制茶，听父亲讲茶叶的故事。16 岁那年，他正式跟着父亲学习制茶，从鲜叶摊放、杀青，到揉捻、干燥，每一个环节，他都反复练习，精益求精。刚开始，他因为掌握不好杀青的温度，炒出来的茶叶，要么发涩，要么焦糊，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告诉他：“制茶，

不能急，要静下心来，慢慢琢磨，把自己的心，放进茶里，才能做出好茶。”

为了掌握精湛的制茶技艺，王学范，常年扎根茶园，观察茶树的生长情况，研究不同季节、不同气候下，茶叶的品质变化，不断调整制茶工艺。春天，他天不亮就起床，去茶园采摘鲜叶，观察茶芽的长势；夏天，他在茶坊里，顶着高温，练习杀青、揉捻，汗水湿透了衣衫，也不休息；秋天，他忙着晾晒茶叶，研究干燥的技巧；冬天，他就整理制茶的经验，把自己的心得，记在本子上，传给下一代。他坚守传统，拒绝使用任何化学添加剂，坚持用最原始的方法，制作最纯正的武当山茶。他说：“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不能丢，要一代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尝到最正宗的武当山茶味道。”这些年来，他培养了二十多个年轻的徒弟，把自己的制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希望能让武当山茶的传统技艺，得以延续。

像王学范这样的老制茶人，在十堰，还有很多。他们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就是制茶；一辈子，就守一份初心，就是守护武当山茶的品质。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投身茶产业，他们带着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回到山里，跟着老茶人，学习制茶技艺，同时，也把现代的营销理念、加工技术，融入到传统的茶产业中，为武当山茶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武当山茶制作技艺，十堰市加大了对传统制茶技艺的保护与扶持力度，将武当山茶制作技艺，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立了技艺传承基地，培养了一批技艺传承人。同时，每年都会举办制茶技艺大赛、茶文化交流活动，为制茶艺人，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促进制茶技艺的交流与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武当山茶制作技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习制茶技艺，让这份千年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四、产业赋能，书写振兴华章

近年来，十堰市立足武当山茶的资源优势，把茶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加大扶持力度，整合产业资源，推动茶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武当山茶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叶”，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时代华章。在十堰，有很多人，因为茶，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有很多村庄，因为茶，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郭承君，十堰市人大代表、湖北龙王垭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深耕茶产业，已有三十载，用自己的匠心与担当，带领着群众走出了一条“茶兴民富”的道路。1992 年，他主动承包了连年亏损的塔儿湾茶场，那时候茶场杂草丛生，茶树老化，产量低下，很多人都不看好他，认为他是在“自找苦吃”。但郭承君没有退缩，他四处筹钱，改进茶园管理，引进优良品种，开拓市场，没日没夜地泡在茶场里，一点点改变茶场的面貌。为了守护茶叶品质，他立下了铁规矩：茶园一律人工除草，禁用化肥农药。有一次，他的堂哥偷偷在茶园里使用除草剂，被他发现后当即罚款，没有丝毫情面，但事后他又悄悄垫上了罚金，耐心地给堂哥讲解生态种植的重要性：“我们做茶，做的是良心，只有守住品质，才能走得长远。”

在郭承君的带领下，龙王垭茶业从一个亏损的茶场，慢慢成长为十堰市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2020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2.13 亿元，带动 2184 户茶农户均增收 15250 元。他推行“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流转了 1.6 万余亩闲置茶园，让茶农们既能拿到茶园的租金，又能在茶场里打工，赚取工钱，实现了“租金 + 工钱”的双重收益。如今，他的模式，已经覆盖了竹溪 11 个乡镇、10 余万亩茶园，带动近 6 万农民靠茶产业增收。

竹山县，依托富硒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富硒茶产业，成为了十堰茶产业的重要增长极。目前，竹山县已有 43 家市场主体获得“武当

山茶”商标授权，20 家获得“竹山硒茶”公用品牌授权。“竹山硒茶”远销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为了推动武当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堰市成立了武当山茶产业（品牌）联盟，整合全市的茶叶资源，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提升武当山茶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大品牌推广力度，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的茶博会、农产品交易会等活动，让武当山茶走出湖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如今的十堰，已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完整茶产业链。茶产业不仅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更推动了乡村振兴，让古老的茶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十堰乡村振兴的“引擎”，群众幸福生活的“底气”。